

ル 5
1545
1



原武縣志



門 呂 卷 5
1545
卷 1-5



原武縣志序

司牧之官並稱守令而
令與民為最親令得人
則邑無不治為令者必
于一邑之事罔不周知
斯無愧乎為令為郡邑



之事莫詳於誌守令之
職莫急於修誌。不脩
則事無所考民生日蹙
而庶務廢弛大可懼也
且邑誌既修則郡誌亦
可採擇成書此邑誌之
脩視郡誌為尤急懷慶
所屬七邑舊各有誌而
原武之誌修輯獨先吳
侯之勤於為政不可槩
見歟原武向隸開封自
雍正初年改歸懷慶濱

臨大河其地瘠而民貧
難于撫字吳侯久於其
任百廢具興且于簿書
之餘輯為邑誌其文章
爾雅而體例甚嚴披覽
之餘未嘗不嘆吳侯之
學優而才大也夫史纂
三長而誌亦如之吳侯
以明經起家由
內廷教習出宰原武循良之
譽父母之歌輿論官評
亦既聲馳遐邇矣余自

漸典郡幸得與吳侯共
理斯民數年以來深相
器重叙原武之誌不敢
以不文辭也而余竊有
慨者懷慶郡誌修于康
熙乙亥之前迄今亦五

十餘年矣太守風流豈
無以龔黃而兼元白者

黼黻

太平從容載筆原武之誌寧
不足供其採擷乎若余之
謏陋盖有志焉而未逮也

晉

乾隆十二年丁卯春日知

懷慶府事崇瑋撰



序

原武縣舊志創始於明季增修於

國初至康熙年間

詔下直省纂脩通志於是撫豫中丞

高公檄下郡縣興修志乘而原志亦

因之稍補輯然闕畧猶多舛謬不

少文所承之茲邑十有餘年被覽遺
編每深歎息願嘗從事於斯而力有
未遑也乾隆甲子

藩憲趙公慮邑志之不修其事與人日
就湮沒又念大法小廉之際經前貝不支
不能特開志館禮聘名賢俾從之

之中擇其質而有文通知典故者
與編集成書此

藩憲承流宣化所以黼黻

太平而恤屬之仁本於愛民之意計深慮
遠豈以是為具文也哉竊嘗聞之
志者紀也邑之有志所以紀一邑之

人與事以信今而傳後也夫時代之變
更見於輿圖沿革民生之休戚見於
戶口賦役政教之得失見於禮樂風俗
與一切建置如學校城池其大焉者而
人文之盛衰則於人物藝文而見之矣
至於職官之中復志名宦則又官所

土者之烟埃也蓋一居人卷而其孰為
緩孰為急孰為勸孰為懲備於茲
矣若夫星野祥異之驗於天文溝洫橋
梁之統於地理工與天物產之微六具有禱
節愛養之者焉則邑志之作其有裨於
治也豈淺鮮乎文所之任原武也又一邑

之士民既相與安之矣撫字敢憚其勞
催科不愁其心乃待於簿書日期會之
餘搜採遺聞訪小故蹟殘碑斷簡
復藉為考證之資只知舊志之闕畧
謹為補之知舊志之一舛謬謹為正之
高確再三期於御水

意意而自慚固陋終貽大雅之羞
割未精尚有缺於後之君子

告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嘉平月原
武縣知縣新安吳文炳曉村甫序



增脩原武縣志序

豫屬舊志重續於康熙二十九年
厥後未及脩舉距今五十餘載
我

皇上聖神相繼重熙累洽久道化成
其教養之休息仁義之漸摩凡

吏治民風桑田學校官師人物
殊有煥然維新者苟不詳為紀
載漸致淪沒無傳終屬缺典甲
子秋

藩臺趙公檄下通省郡縣飭令增
脩志乘務俾人與事之應傳

悉蒐攬無遺以彰

聖朝文明之治甚盛心也申陽牧良
邑馮公晉紳士於明倫堂會議
不揣候之迂拙迫令共勦厥事
堅辭不獲開館自乙丑仲冬至
丙寅初夏而稿成將謀付之剞

刪予適膺

簡命充補原邑學諭抵任時見乎原
邑雖小而城郭完固民庶殷繁
多士猶彬々有禮焉因欲訪求
邑志以溯其源流顧舊帙散佚
新纂尚未授梓 邑賢侯吳公

登請紳士應出稿本以示予竊
惟公素尚文獻名邦綜核有
素明輝厚優於裁斷兼以諸
紳士大夫矢慎無毫末偏掃
器尚其博筆削一經乎嚴剛其
廢止其譌編補其所未備既後

之而者每以爲其舉具一技
圖而疆域之勝如觀也一按籍
而曰賦戶口悉陳也考學校而
如禮樂制度之脩明觀風俗而
識好尚淳樸之各異官斯上而
紀春秋者幾何漢產是鄉而著

德望者幾何家文武科名後先
輝映男女節義接踵揚休咎
先民之遺澤所流傳而司風教
者之感被亦於太平隄焉善之
梨棗傳于萬世直令觀者足
勸聞者足以興其有關於世道

人心者願不鉅幾乎竊幸適際
兩志之俱成也是為序昔

乾隆丁卯冬月原武縣儒學教

諭申陽萬候謨



叙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

時事今邦巨志猶古列國

之史也雖能一志豈易言之哉

體欲謹以嚴其文於直

以約其事欲詳以核其心

卷一
於公以忠其見欲明以確察
近明使近怨繁也詳陋近
約刻近嚴有愧於史也
志豈易言哉原武產有
縣志然荒陋已極了無足
觀嗣而輯之者又多訛謬

吳侯曉村本宰一是邑清春
而勤慈祥而勤久於其任
政通人和因於之餘編輯志
乘凡十卷為目者倍之附
見者若目三之一仰以觀乎
天文而星野有志則天道

為之昭矣信以察乎地理
而沿革疆域建置城池有
志則地道為之著矣中以
綜乎物變而學校祠祀
田賦戶役人物職官莫不
有志則人道為之備矣

雍正初年改為懷慶地雖
編小而風俗淳良又得賢侯
以為之宰他日志滿良而稱
名宦地因人重因不獨稱
李花亦足為河陽生色
矣

乾隆十有二年仲冬上浣
河南布政使司參政分
守彰德懷慶兩道河壯河
務水利兵備道加五級
新津胡振組撰



原武縣志凡例

一邑舊無志雖經明季創修而前代文獻散佚即
極意搜考其中不無舛訛可疑者如古卷縣基
址周亞夫墳圖考中訛為周勃墳之類除確係
差謬應行改正其餘畧涉可疑皆不敢妄為臆
斷以存闕疑之意

一邑志最重政教如禮樂郵政之類舊志未免闕
畧今悉查頒行定制及奉憲遵行者詳為增入
一一切建置如學宮城池之類悉照舊志叙明起

建重修年月其有改建遷移者必著明舊址所在以備稽考

一丁戶賦役俱照舊志叙明原額除荒新增年月至現在編徵則遵照乾隆六年頒定賦役全書詳細較對增入

一職官人物舊志傳記寥寥未免沉沒幽潛今徧採前聞凡政教品望確有實蹟可傳者皆為補傳以留儀型

一孝義節烈有關風化詳審斟酌除曾經本縣及各憲表揚與奉

旨建坊者例應載入外其餘義士烈婦非經鄉里公舉確有實蹟可據者不敢濫採

一藝文增入者皆係有關風化政教及本地境物其餘流連光景之辭不敢多採

一凡前志簡畧有應補入者如古蹟人文之類皆詳查經傳及歷代正史確然有據者方為採錄其裨官野史及鄉里傳聞者不採錄

憲檄修志

懷慶府爲通飭事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蒙
特授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紀錄
四次趙 票照得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載
一代星野疆域祥瑞災異以及君臣紀傳中外載
記志亦如之史卽志之合志卽史之分也豫省通
志於雍正年間延請名儒考訂纂修刊刻成集固
足以信今而傳後但通志爲一省之綱領其細微
節末端賴邑乘考載詳明查各府州縣志書大率

於康熙初年纂訂之後類皆殘缺未經重輯此數
十年來承平日久戶口繁多教化日興風俗移易
土田則有墾闢之殊疆域則有改隸之異其人才
疊見如掇高科而登黃榜者不乏人節孝可風而
義行堪傳者不乏人至備位茲土某某治行卓越
某某素餐貽譏其姓氏尙在人耳目間及今博採
輿論猶不失其真倘再因循日久不思增輯後之
人卽欲採擇而編載之苦於文獻無徵則數十年
之閱華損益政績文章人物風土幾何不湮

聞非守土之咎歟夫今日之收令額設公費無
多其聘延碩彥多人開館纂輯付之剞劂誠力
有所未逮然就一邑中紳士擇其品行端方素有
文名者一二人與之商確考訂照依舊志條款逐
加增輯抄錄成書一申司府備查一付禮房收貯
俾後之人稽考有據可以踵事而纂修之其事簡
而易行其費約而不繁當亦諸君子所樂爲也合
行通飭爲此仰府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
一體查照辦理仍將作何修輯緣由先行具報事

竣將所輯之書抄錄送司查考毋視為迂緩而致
 有高擱之舉毋畏其繁難而等於道旁之築是本
 司所深望也毋違速速等因到府蒙此合行通飭
 為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一體查照辦理仍
 將作何修輯緣由先行具報以憑轉報事竣將所
 輯之書抄錄送府以憑送司查考毋違速速須票

懷慶府糧捕水利通判孫國柱

典樞江南高州人貢生

纂修

原武縣知縣吳文炳

曉村江南真縣籍婺源人教習

參訂

原武縣儒學教諭張燿

子韜衛輝府汲縣人歲貢

原武縣儒學教諭萬侯

定垣汝寧府信陽州舉人

原武縣儒學訓導王燾

周本衛輝府新鄉縣人歲貢

原武縣主簿田邦基

培菴正黃旗人監生

督梓

原武縣典史江成

子崗順天大興籍江南旌德人

編輯

歲貢何遠子雲邑人

歲貢師應午子炎邑人

舉人薛乘時際可邑人甲辰

拔貢李梓桐友邑人

廩生婁芸冬生邑人

廩生薛倓冠菴邑人

分輯

舉人薛善時適可邑人丁卯

附生趙夢賚獻弼邑人

附生王道隆來賓邑人

附生冀先民覺斯邑人

原武縣志

舊飭修縣志檄文

康熙庚午

河南 撫院 閻興邦

為續修志書以存文獻事照得郡邑有志必信必
 徵始足傳後其間博而不支簡而能盡彬彬大雅
 上之可列於職方下之可藏於石室蓋有關於政
 治者非淺也豫省當天下之中道里所均古聖先
 賢大半發跡於斯則輶軒所至未有不訪其故實
 者而郡邑之志已三十餘年莫之增修其為遺漏
 者多矣又昔年修志止取備文未加考訂或限以
 數日或所託非人本都院逐一查閱府志如河南

南陽縣志如宜陽河陰蘭陽等志荒悖失倫莫可
枚舉至於安陽汲縣乃彰德衛輝兩府首邑竟無
志書尤爲缺典今本都院已將通省志書設局修
正而各府州縣所送續冊未能盡一又通志所載
限於定格不能如府州縣之詳則三十餘年所遺
者十之六七自此漸遠漸至凋殘文獻無徵何從
取信矧此三十年皆我

皇上生聚教養之所培去日其戶口日增土田日闢文治
隆而風俗厚災祥日况而官民儆安可不大書特書
以爲一代盛典哉擬擬合通行續修爲此牌仰該縣
官吏照牌事理卽延延擇文學名儒熟知典故長於
史事者博採典故章節羅遺軼其舊志未載者一一
補之舊志之舛謬者悉改正之不得以同名疑謬
相沿不得以稗官小說纒入本都院又恐各屬參
差不齊未歸畫一將凡例開明粘單於右悉照此
爲規程若夫叙論之古雅典茂俱屬才人之筆在
乎各自留心稿成先錄草本送本都院披閱裁定
其所費紙張工料須量力捐資慎勿絲毫派之民

間諒此不朽之盛舉可指日觀成也須至牌者

舊序 萬曆癸巳

張祥 邑令

自昔郡邑莫不有志志者識也所以鏡往式來參酌政治以康阜民生者也其所係詎不重且大與原武舊未有志予庚寅之春濫竽茲邑適丁大禋之後菜色者未蘇流離者未復因汲汲焉講求荒政思遺舊聞摹往哲以廣所不逮而前志一無所考悵然嘆息者久之於是拮据之暇謀諸博士弟子員薛諧輩俾各蒐遺佚輯記載稽斷簡羅故聞彙編類集蓋餘期而稿具予覽之曰是則然矣不

就正有道何以垂信史示法戒今之博古洽識傑
然稱宇內文獻者不幸有月川閣公在乎卽耆耄
若以禮懇而強委重焉直無辭於是托諧輩爲介
肅幣登堂而拜請公亦毅然直任無難色乃取所
編輯批校稽覈句櫛字比繁者刪之漏者補之誤
者正之俚者潤之且於各款之下摭獨得以識經
畫昭觀省蓋又二載有奇而裝成矣嗟嗟原武自
漢代肇建以來凡千七百年於茲而前志寥寥無
聞余何人斯敢妄擬志哉一顧一念法古宜今之思
實有惓惓不能頃刻置諸懷者茲藉諸君子之用
心旣勤而又獲名公碩壻爲之總裁而一歸於正
則是書也不獨余法古之思幸以少慰將使嗣令
茲土者一披閱間而往蹟舊軌居然可考用以參
酌其政令調劑其時宜以永保此原民意未必無
一助也乎

舊序

萬歷癸巳

張邦敬

邑令

士君子欲稽一方之風俗民物必考信於志志者
 國史之翼所以紀實存故示法垂戒信今而傳後
 宜余承乏茲土屢索邑乘求所為益於民當於理
 者遵行之冀不骫於治左右以缺典對余聞而竊
 訝者久之以原隸中州名區而先朝人物如婁貞
 公文章德量增豔嵩河迄今代不乏人而可令掌
 故湮沒文獻無徵耶亟圖所以纂集之時聞大夫
 以久恙里居越數日余造廬而問焉促膝榻前見

旁無長物惟有志草二冊置諸几案時猶扶病鑿
裁至是持志草怒然向余曰僕數年精力盡在是
書業已冉冉就緒而勞瘁成疾矣前令曾欲輯之
以裕於人言去不果梓則有待於今日也爲政當
先其大者幸無弁髦之余受而卒卒一閱見惻惻
歎歎隱然痛民瘼惠粉榆之至念且叩分眉列蔑
弗具其本末余曰遵行在是矣遂挾持以歸俟次
第披讀而且暮請益也詎意無能再一握手乎惜
哉憶關中數語無乃述余校讐之役耶尋復質於

胡大夫因博考羣書證諸經史摭遺擲實多所訂
正是可以付剞劂氏矣胡大夫猶屬余宜序簡端
躬校匠役之誤刻者維時歲大侵遠邇析骸併命
至暈寰裏軫念捐帑藏重部使兩臺時下賑粥之
檄用是東西奔馳無須搖停而尙能搦管校役爲
耶爰求博雅有識閭謙謙卽大夫之仲子也慨然
以承先志爲已任雖其讀禮聖室乎諸所繕次董
匠不遺餘力可謂勤且勞矣不其有以慰大夫哉
嗟夫閭大夫在官則冰蘖著聲在鄉則孤耿著節

今公評具在無俟余喃喃也獨計是編辭嚴褒貶
 義正風戒則吏治民風之具從善去惡之鑒信不
 外此惟願後之令是土者共遵行之則是志可不
 虛已輯是者邑學博高君永尚黨君魯陳君所行
 同輯者貢生師多識生員薛諧張應謙薛讚李立
 志孟訊高仰薛焯李芳也例得並書云

舊序

高歷癸巳

進士 閻邦寧

張公任原武之次年諸廢盡舉猶孳孳求所未備
 慨邑志久缺而力任之拜屬余以總其事余喟然
 曰邑志何徵乎禹貢以聲教訖四海而告成功三
 禮大司徒之職方欲周知地圖民物之利害以佐
 王去撥邦國是虞周肫肫經世之真非苟作者我
 成祖創始未就至英宗天順五年始成一統志
 布中外今會典中載職掌須知等條論戒百官一
 一悉志中事也是古今經世何重且切而可缺乎

乃缺之誠有繇矣昔江淹論作史惟志爲難蓋以
史總大體志兼纖鉅簡則易漏詳則近瑣華則掩
真朴則難於美愛而傳今欲創修而掌故鮮據雖
先聖猶恐無徵之不信况操翰者畏班馬之遺譏
任勞者苦撿括之浩煩雖黃耆難以當人人之心
而服其口欲志無久缺得乎張公曰誠然哉誠然
哉可若何乃議先付去任司訓岑君東曙率諸生
薛諧等八人分類旁搜凡諸總志及經史子集
類書或金石遺文可採掇者彙萃成帙授余
疾詳覽一一考稽竊與其辨經者誤者脫者
者缺而堪補者仍付張公務盡一邑之聞見除
訪外仍約見虞胡年友及新任司訓黨公陳公同
前多士面評之余乃詢於衆曰此書固傳信而經
世之實寓焉非一邑一時之私籍則非容一家一
人之私見也今旣萃上下之人咸在矣矢公矢慎
以無遺後言可乎僉曰然乃刪其不經正其誤考
其疑者脫者而補其缺凡紀載之詭於聖經明憲
者勿書貴正也事若物風聞而非共見者勿書貴

實也一揚摧去取非清議之至公者勿書貴當也當者何此心爛然不可欺之良卽天真也人人有之此心當則理當而天下古今無不當矣原邑雖小莫不有天象地形人事物宜之變更則莫不有先聖王裁成輔相康阜通變之典訓存焉今之民卽昔之民也吾又安能外先王之美意良法而別求當哉矧此志特引其端耳典制固難盡載善政必待其人也覽星野祥異當思何以盡修省之實覽山川疆域當思何以極保障之周問戶口田賦

物產風俗則思其時盛時衰之故而責躬斡旋之必力官師學校祠祀人物藝文之類皆思其陵替之繇振舉復古之要務求宜於時政而考其成績則斯志也非圖之文具實膏之流布矣昔朱紫陽歷仕南康等郡首詢此典非以考據宜民者乎修實政斯無愧前哲卽無負聖明稽古之大典矣不然將名存實廢今之空文猶前之曠典也會典所載聖諭之諄諄者謂何而可無深長思乎余故遡其初修之重與今創舉之難三致意於務實以筆

諸首簡

舊序

萬歷癸巳

進士 胡希舜 參政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所以備觀省昭勸
 戒彰往詔來信今傳後甚鉅典也自封建廢為郡
 縣而史亡史亡而後郡縣之志作夫志也其猶史
 之遺意乎故文獻不足說禮無徵諸侯去籍周制
 莫考噫志之所關顧不重與原故無志識者病焉
 壬辰春鄴陰張侯以屬鄉大夫閏月川公創為之
 公夙抱三長慨然以斯文為己任蒐輯編摩殫精
 竭力業成編已侯忽解綬去癸巳秋馮翊張侯來

蒞諸務未遑首問志掌故得前編再爲潤色付諸梓間過余謂宜有言末簡余惟道必待人而行政有人存則舉漢興迄天漢百二十年而史記始作非待人乎朱晦翁歷官所至以志爲急非人存乎原入明職方蓋二百餘年矣中間宦蹟彪炳人文赫奕載筆詎謂乏人而志顧廢闕直至今日二侯閻公始克成之謂非有待不可而人存政舉之義章章甚矣於休哉余又聞之善始者不必善終善作者不必善承故蕭規曹隨語同心也召父杜母頌同德也是舉也藉令前無鄴陰固將患後來者之因循而莫之振倘後無馮翊則力惡其不出於已而廢前功於半途者人情大都然矣欲成一方之創典也不亦難乎然則二侯蓋相埒而其建豎同不朽矣卽方駕蕭曹並驅召杜寧多讓云余不依無能爲役姑述志之當重與作之不偶而並及二侯之功不容泯如此若夫俯觀省昭勸戒章往詔來信今傳後則茲志固犁然具而月川公大小序已詳哉其言之矣奚容贅奚容贅

舊序

順治丁酉

甯弘舒

邑人

邑有志邑之文獻也所以備觀省照勸戒彰往詔
來信今傳後甚鉅典也昔朱晦菴歷仕南康等郡
亟亟以是典爲首詢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蓋以文獻不足故
也志之所關爲何如哉顧修之非易事也簡則易
漏詳則近瑣陋則不文往見諸邑志鄙俚繁縟不
異三家村酒簿肉帳開卷令人噴飯滿案惟關中
康對山武功一志簡質得體有史筆遺意可稱合

作志之修也豈不憂憂乎難哉 不佞 臨蒞原邑下

車幾二載飲水茹蘗兢兢期無得罪斯土而彼都

人士秀雅愿懋亦相與習而安之固不能望幾學

道粒歌之雅化然當兵荒倥傯之餘迄可稱小康

云承大甲丞賈公命謂中州二十年來烽火交警

旱潦頻仍新闢異蹟恐致闕如纂修邑志是督 不

遂延禮紳衿耆老網羅舊章博求稗乘續載迄今 位

之事刪削謏陋之文缺畧咸輯今昔備載一邑典

制瞭然指掌雖不敢與對山武功志絜長較短以

視諸邑鄙縉之流不啻霄壤矣若夫覽星野祥異

以盡修省覽山川疆域以周保障及夫戶口田賦

盛衰之故斡旋之必力學校祠祀陵替之由振舉

之是務樹功勳之備績摘文藻之雄詞厲貞廉之

節操所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是屬望於後之君子哉是屬望於後之君子哉

舊序

康熙庚午

詹槐芬

邑人

今上御極之二十九年秋我大中丞閣公下續修縣志
 之檄於原武憲諭詳明凡例昭晰且欲補三十年
 曠軼以察風俗而考吏治上職方而昭盛典事綦
 重矣不佞捧檄讀之反復思維而竊窺其故爰遵
 成例倣舊章進一邑之賢士大夫若戚子望魯等
 而颺言曰一方之風俗視乎上人之導化而吏治
 民生於以徵得失焉今我原之風敦愿朴俗安耕
 耘者已非一日而姦偽不生竒巧不作雖無大美

可揚亦無大愆可逆是豈一朝一夕一令一人之所致哉我

皇上深仁厚澤湛恩汪濊於天下者三十年矣黎民於變四方風動此其時也而又加以各上憲潔已勤民無隱不悉軫災恤患無微不周其所以思艱圖易者殆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問我原自諸君子以逮村野之童叟有一之不被其澤者乎僉曰無之余曰是則憲檄修志之故矣夫禮樂必百年而興者懼一方之或戾以乖中和之雅也王者必

仁者懼一夫之不獲以屢如傷之懷也今日者禮明樂備大法小廉戶皆可封人羞獨善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原民何幸而際此昌隆之會也沐膏澤而詠勤苦固不能問諸帝力何有之民至於揚盛德美休烈寧無待於編年紀事之筆諸君子其共識此意以襄厥事俾三十年間之

國恩意澤良法美意一一於紀載中見之則閱是志者由一原而概全豫自中州而徧四方風俗攸同車書一統上之職方獻之

清廟應必世之昌期以共躋仁壽於無疆也詎不煌
煌乎昭一代之盛典也哉若夫原志之創始本於
月用則舊序可考志事之增損詳於憲檄則凡例
宜遵至於志筆之貴嚴志文之貴簡志時政之貴
直志節義之貴公所以擅三長而避五難者諸君
平諫有同心何俟余贊是爲序

賈生

成二變

文治莫備於經史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
外史掌四方之志秦漢而下列國皆有圖籍自是
而後郡有記邑有乘禪官野史方言地理諸書悉
命名曰志前朝一統志刊布中外號稱全史而後
之作者猶以爲取舍異同之闕若有所未備由斯
以談志洵非易易也原志昉於明萬歷間會郊張
公諱祥繼關中張公諱邦敬者始告成蓋諏諮於
邑之縉紳大夫月川閻先生等而肇修之垂數十

襍錄其事而嗣修之者則孟公匪石裴公容之高
公清宏等其人也歷三十年來爲問疆域猶昔乎
風土如故乎人物之興替不有可按戶口田賦之
多寡不有可稽乎孝子義士節婦烈女豈寥寥無
聞乎且文章與時高下豈無振衰起敝可登之館
閣鏤之金石者乎是必不然幸今大中丞閻公鎮
撫全豫政通人和懼文獻無徵將爲河南省志爰
檄有司先各志其州邑檄文爾雅典則史才宗匠
二前操觚家何能擬其後我邑侯詹夫子自浮
來蒞茲土於今三載百廢具舉德政未易更僕而
又博洽宏達善著述奉檄而力行之一日召集會
議屬是事命予以總其彙予自維舛鄙愧乏三良
謝不敏邑侯顧而哂曰子何縮朒之深也汝惟於
條目中各疏短引其蒐討故實延訪耆碩以佐耳
目所不逮者則有與爲采輯也其左圖右史按籍
考核兼總而條貫之者則有與爲訂正也乃輯博
士而進之若張子天章高子定九唐子拱似師子
範之薛子采玉等分類受事於是各據所見旁搜

博採或得之父老傳聞或得之舊編載籍一一羅
之几案供披拾焉越兩月彙萃成冊列爲八卷若
建置沿革疆域里圖戶口田賦之類視前志各有
損益其孝子義士節婦烈女與夫鄉賢名宦無不
詳其姓氏譜其行畧至若文藝一志上自周秦漢
晉以逮唐宋元明我

朝賦序歌詩碑銘傳記雖不能括囊無遺亦庶幾得
什一於千百也帙完具草以至詹夫子於退食之
暇復刪其繁補其遺正其譌潤其俚條分縷析登
然明備付之剞劂勒成一邑掌故觀斯志也於星
野之祥異而可通於易之著吉凶於風俗之醇漓
戶口田賦之多寡而可通於書之陳政事於孝子
義士節婦烈女之獎藉而可通於詩之別貞淫於
人物職官之秩次鄉賢名宦之實錄而可通於禮
之辨名分春秋之寓褒譏是志也史之餘緒也亦
卽經之遺意也後之蒞我原土者倘用以參酌時
政弘化宣猷其於文治意未必無一助乎是予之
志也夫是予與同人之志也夫

原武縣志目錄

卷之一

圖考

縣境全圖

縣城圖

縣治圖

學宮圖

沿革

星野

疆域

山川

遊軍渡日湖

古蹟

卷之二

城池

渠道 橋梁附

學校

學田 社學 義學

公署

行署 演武廳附

倉庫

祠祀

生祠附

鄉鎮

塚墓

風俗

物產

卷之三

禮樂

卷之四

賦稅

均田疏 漕運 鹽政 雜稅

戶口

郵政

卷之五

河防

卷之六

職官

選舉

恩榮

卷之七

名宦

人物

名臣 文選 循良 節孝附

孝義

列女

卷之八 上

藝文

卷之九 中

藝文

卷之十 下

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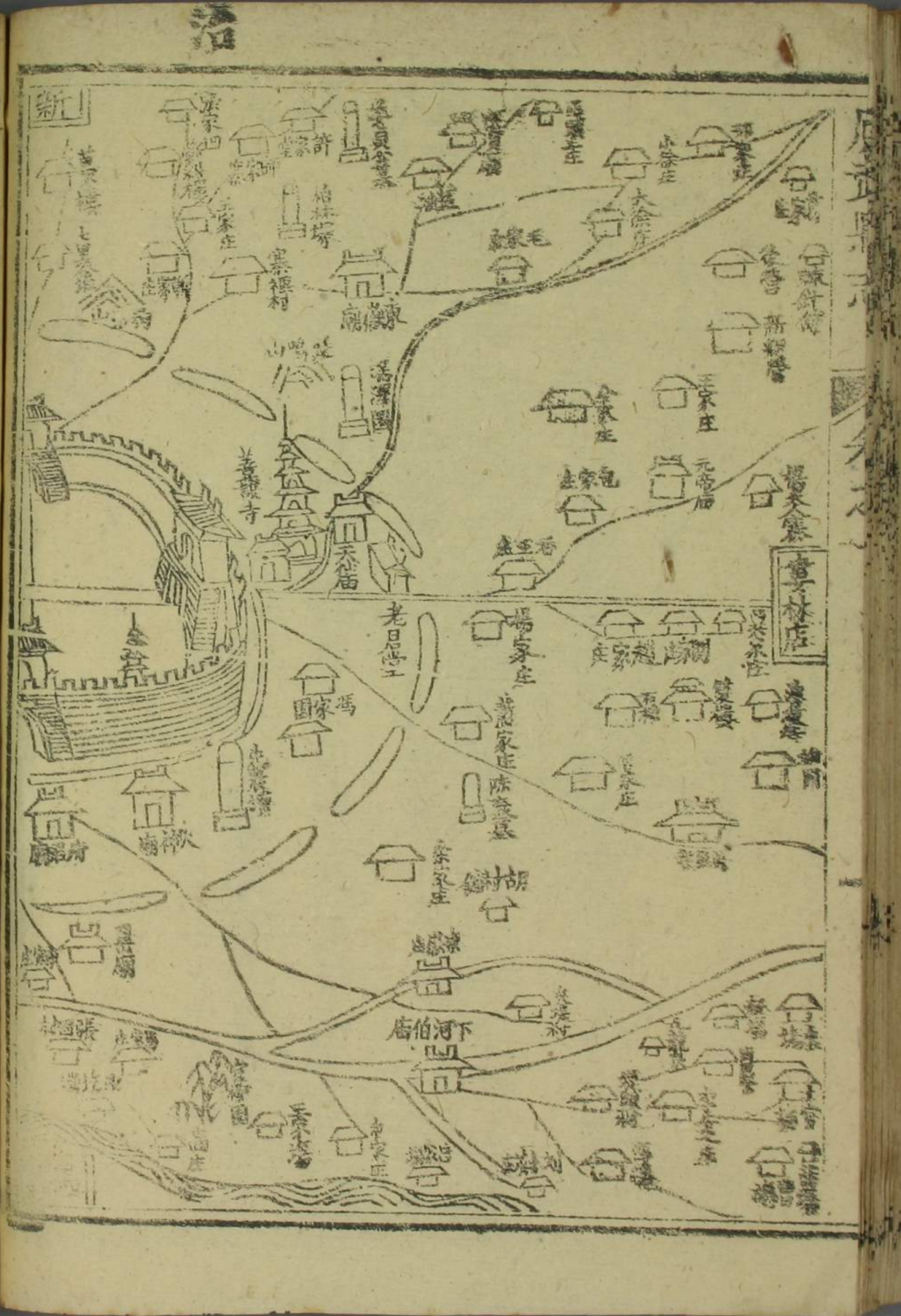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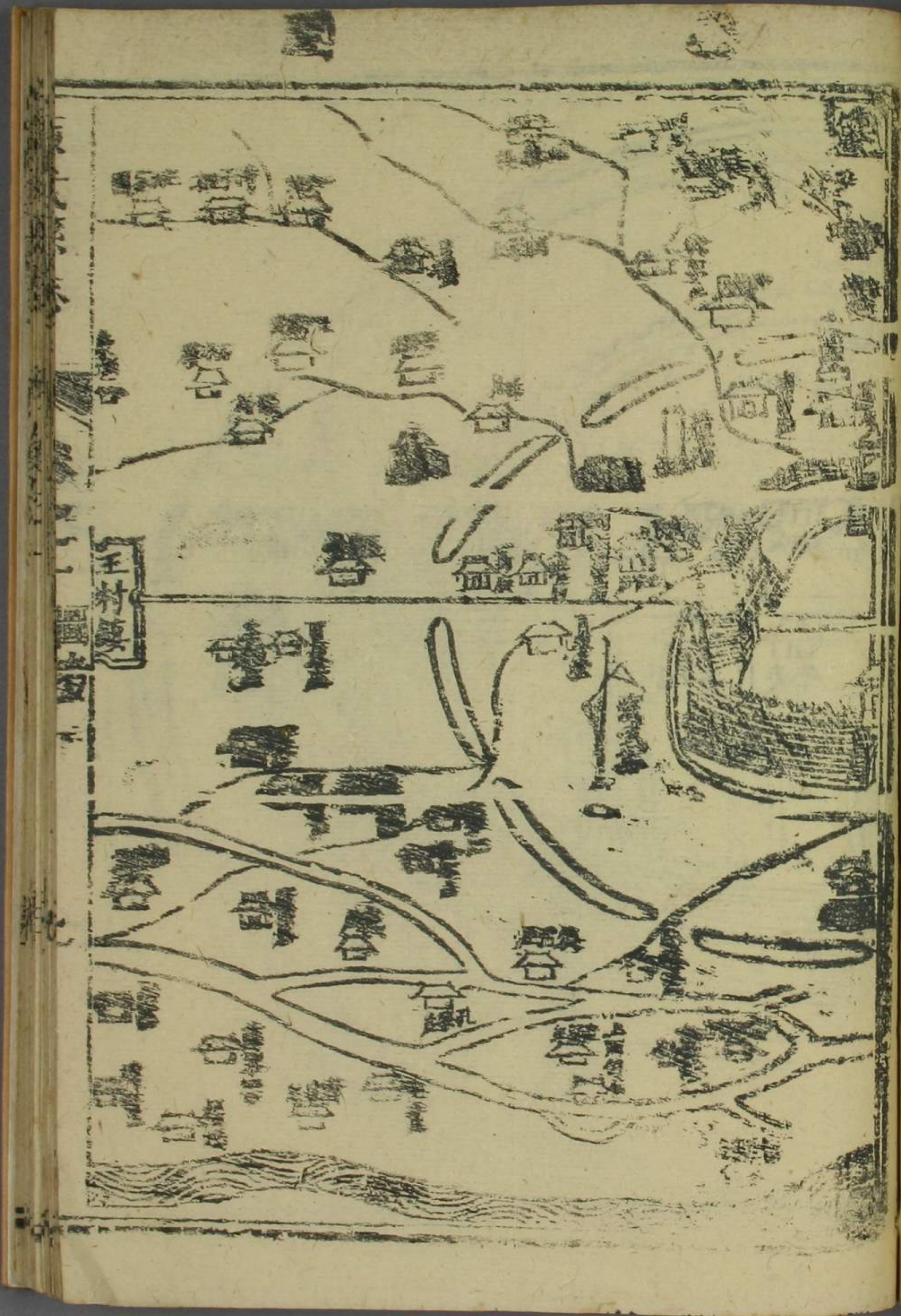
祥異 寇盜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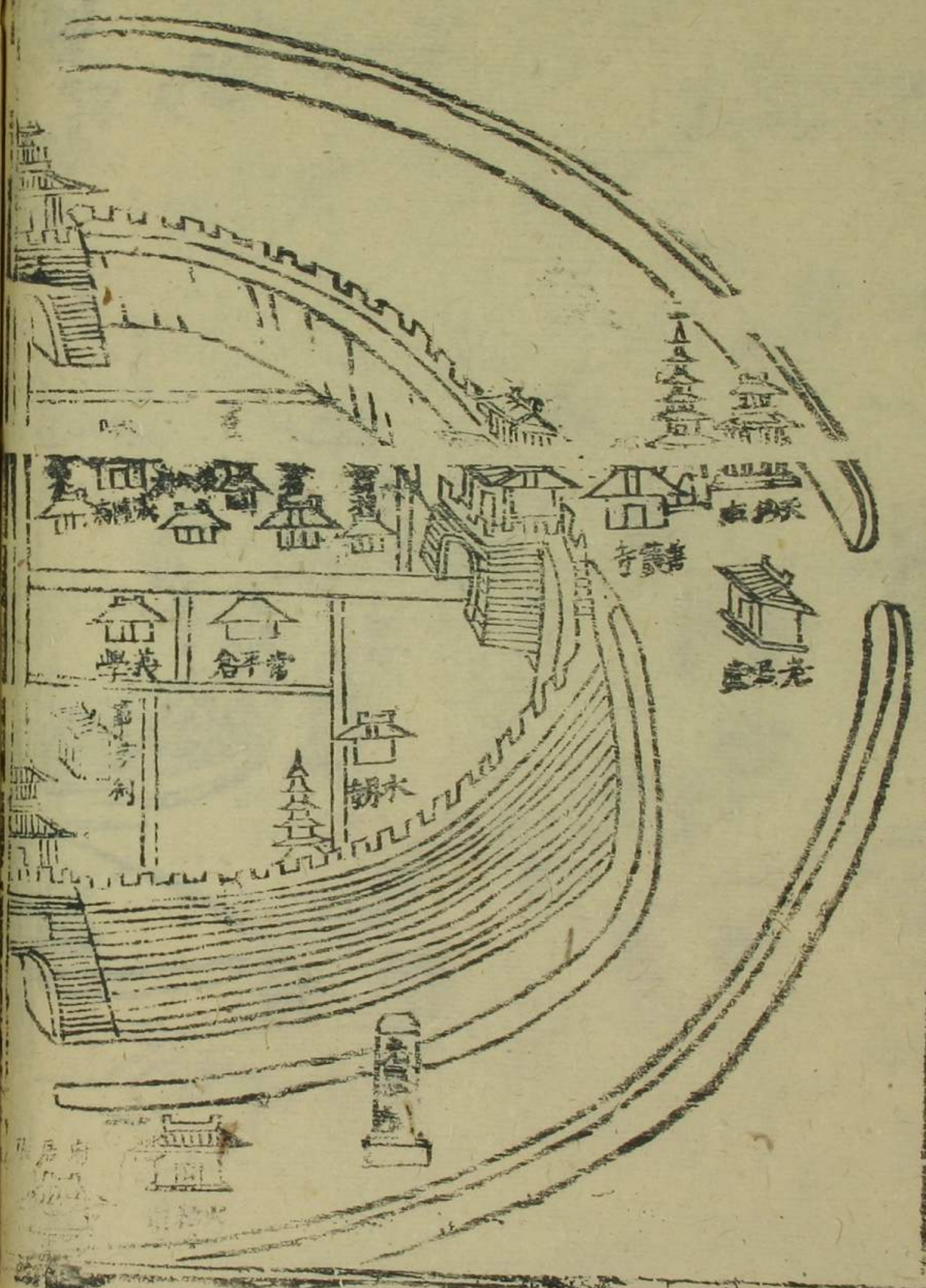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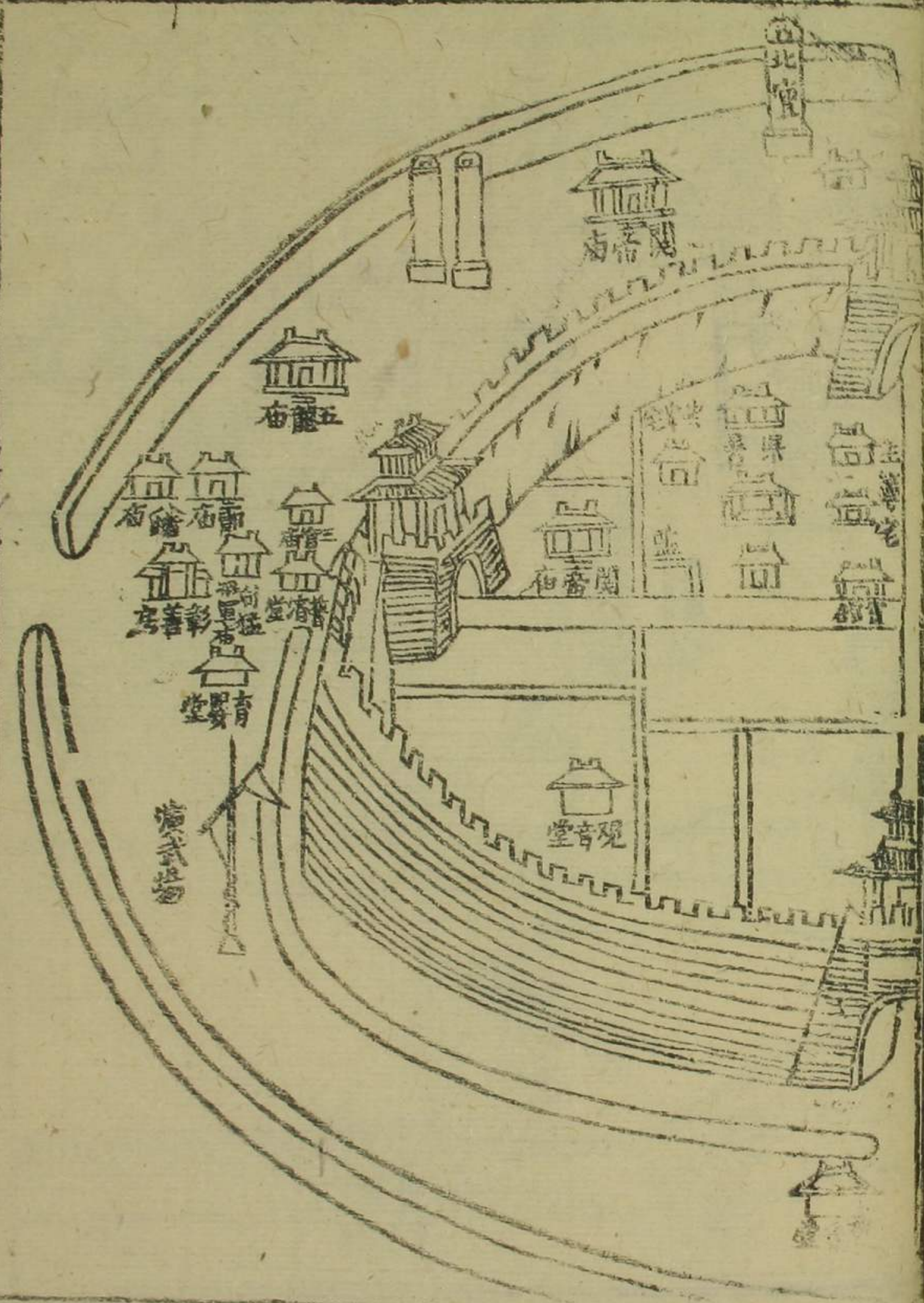
接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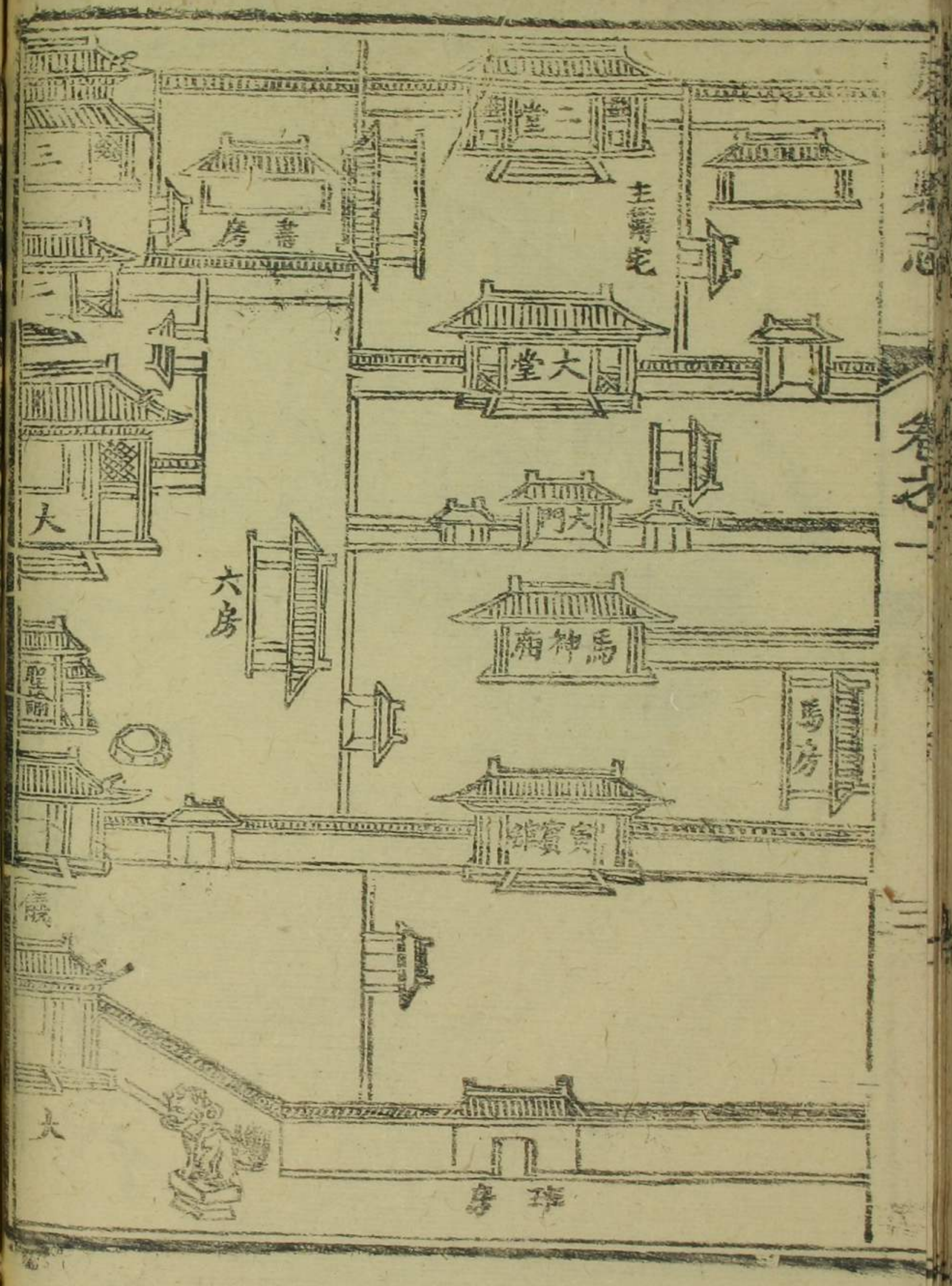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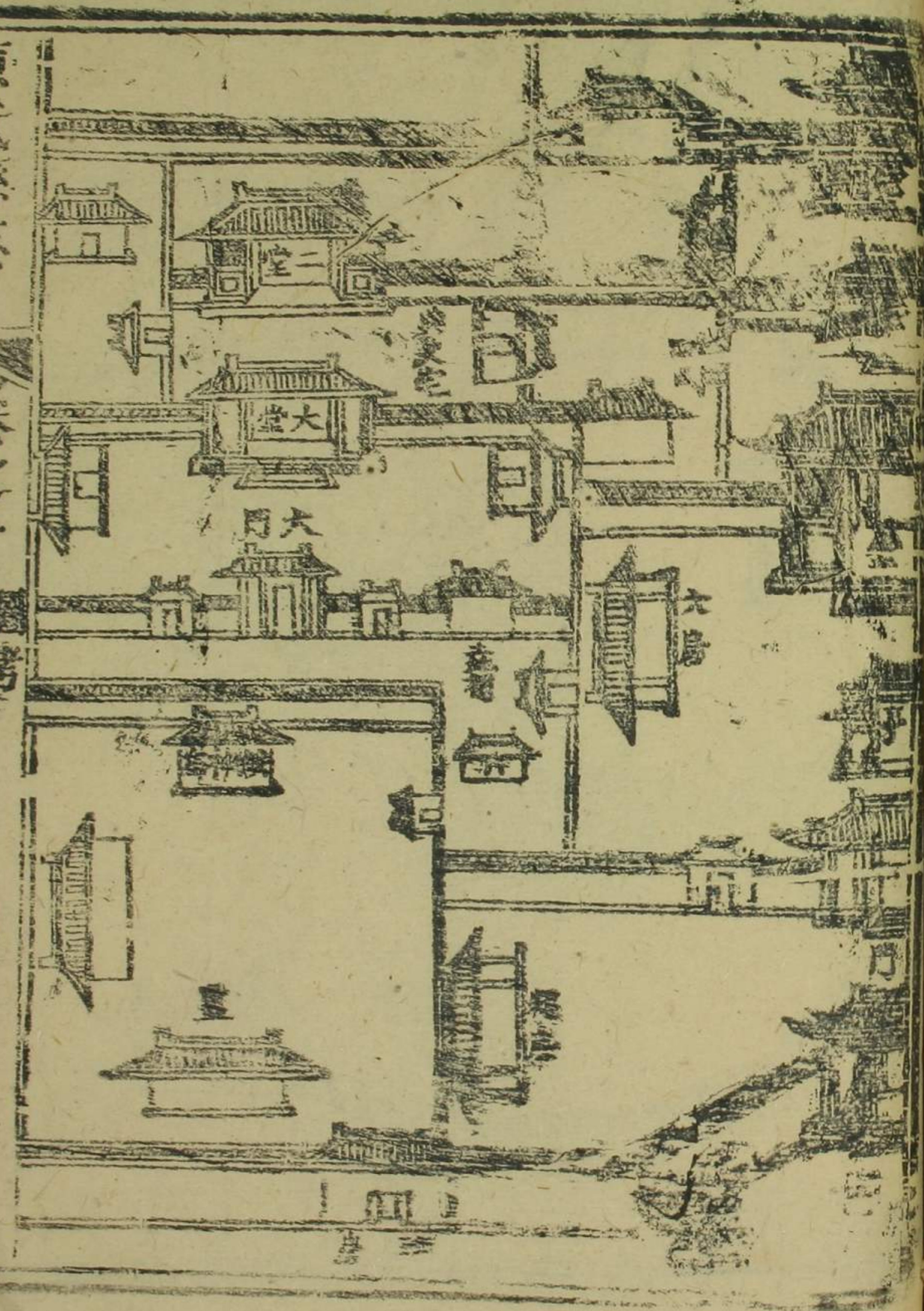
原武縣志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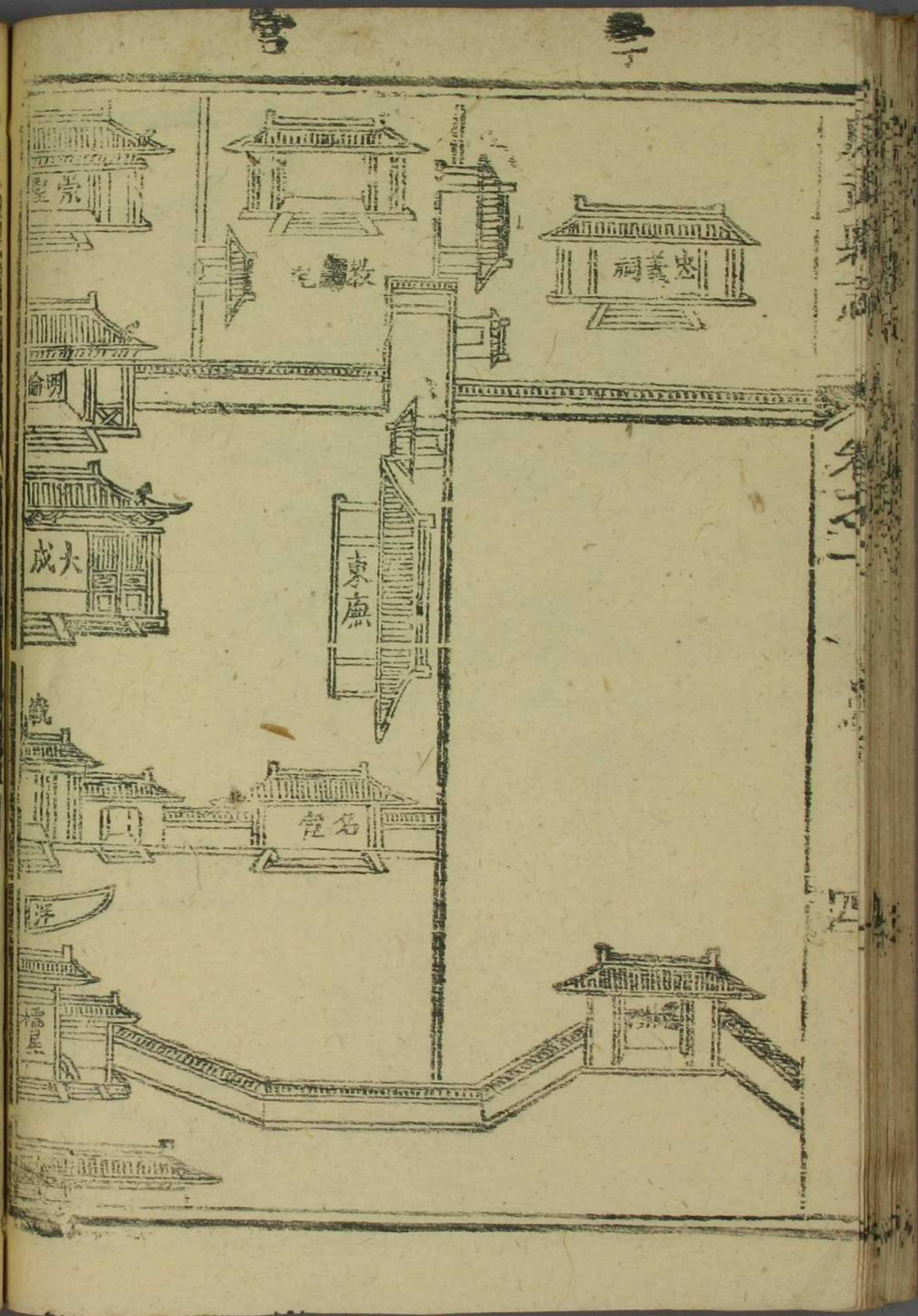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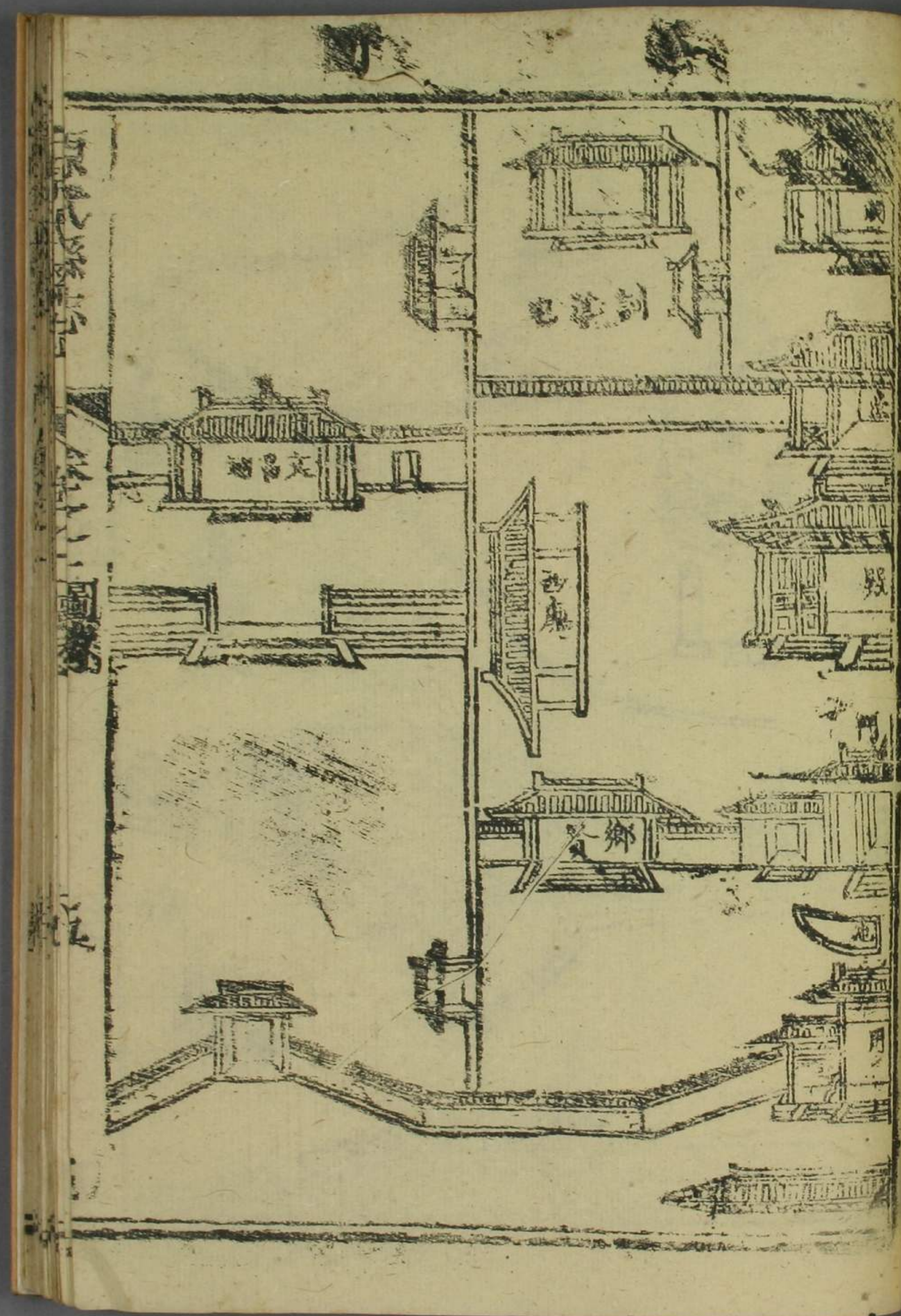
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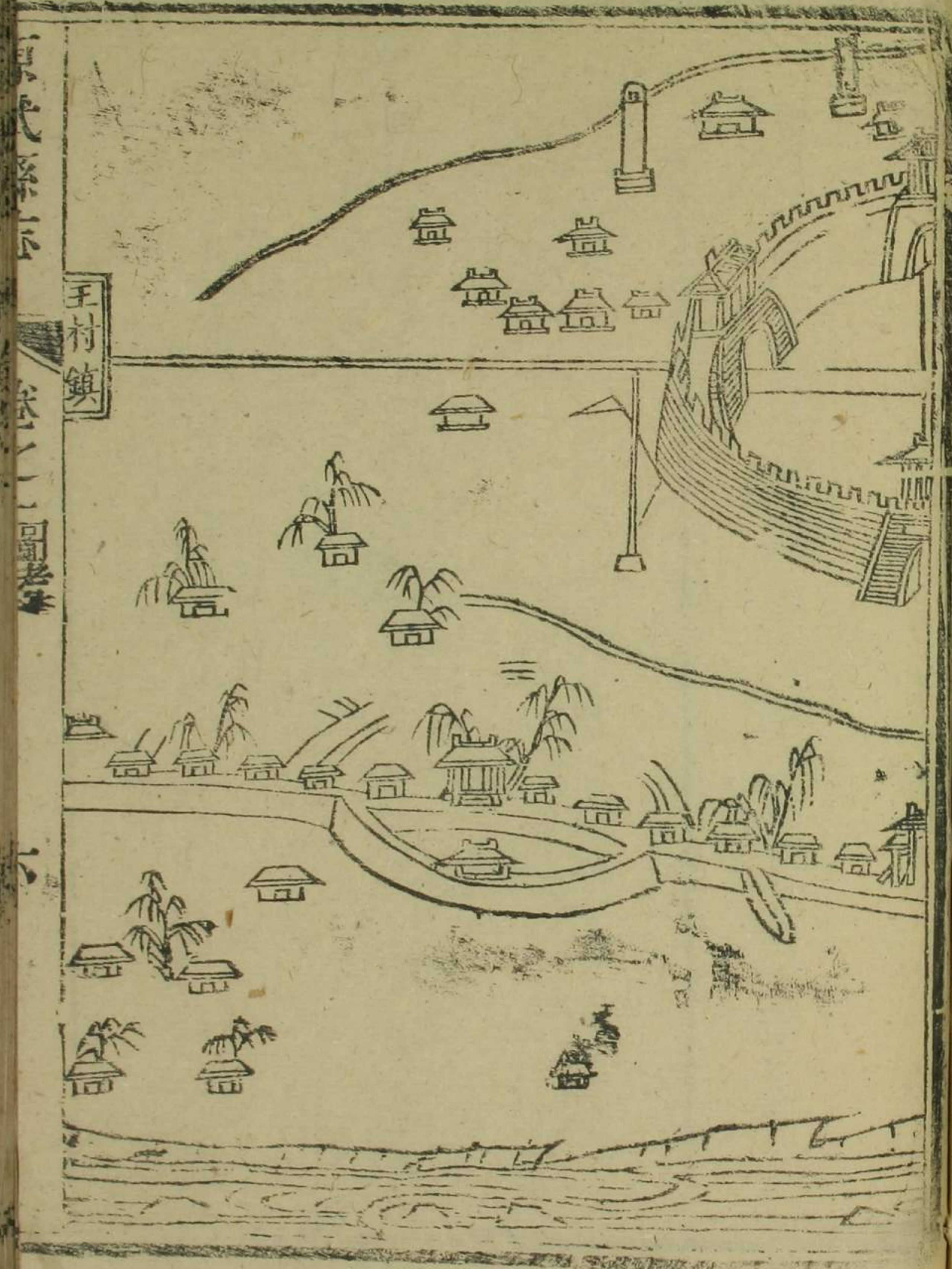
周禮職方氏掌圖小史外史掌志有志必先有圖
由來舊矣原邑面黃河背黑洋亦形勝也苟要害
未晰疆索未清何以按圖而敷治乎用是首繪全
境而城池捍衛公署臨民學宮造士以及山川名
勝悉次第圖焉修我職而固我圉將於是乎取之
豈第便省覽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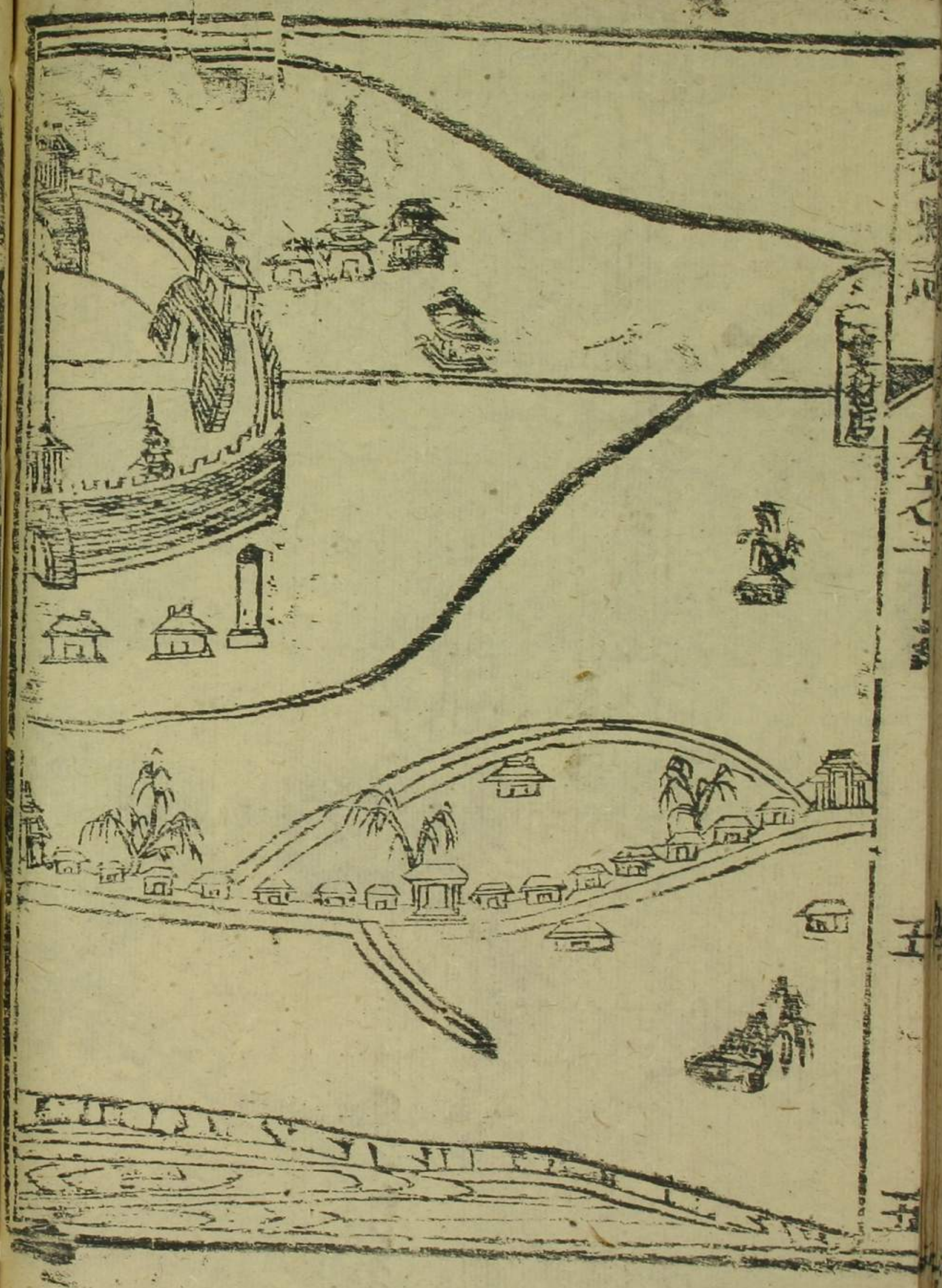


東代系示

王村鎮

卷之二圖卷

六



東代系示

卷之二圖卷

五

八景說

原陵一望平坦無名勝奇觀足供登臨然夫人胸中自有邱壑苟興會所至雖勺水拳石亦可與桃源雁宕并作佳麗矧遺蹟種種儘堪物色者乎續錄於茲以補舊志之缺

煙寺暮雨 善護寺傍城之東外有清溪環抱雁塔
雄峙其左每當暮雲陰靄零雨空濛水光瀲灩樹
色烟籠覺城郭人物隱隱如在畫圖中

龍潭月照 挹爽門外乃古龍湫所注潭深而泉湧

後以禱雨立應疏之爲池池後築臺架閣多植楊柳每於月夜憑欄垂顧見水光月色一片空明蓋不啻置身玉洞冰壺也

大河春漲 河自積石歷龍門數折而至原一大患也奚景之可列但於桃花春暖驚濤怒起時有漁舟下上冒雨過往一段煙景迷離足添河干景色

金堤柳浪 大河之北金堤一帶兩旁新柳繁盛歲當陽和時條風布煖搖蕩晴絲垂楊萬本飛絮起伏一如雪浪排空是爲水面又增一文章也

卷城曉煙

卷城去縣治僅六七里舊址徒存而宮

室城郭蕩然岡阜之陰一村庄耳乃旭日初升烟霧陡起當年殘堞影搖於樹色蒼茫之際人咸擬爲海市蜃樓相傳以爲其中有金馬焉

扈亭斜暉

扈之盟蓋在春秋文公之七年迄今久

歷星霜棟宇摧殘鞠爲茂草矣所剩者祇有夕陽返照影射桑榆樵歌牧笛響振林木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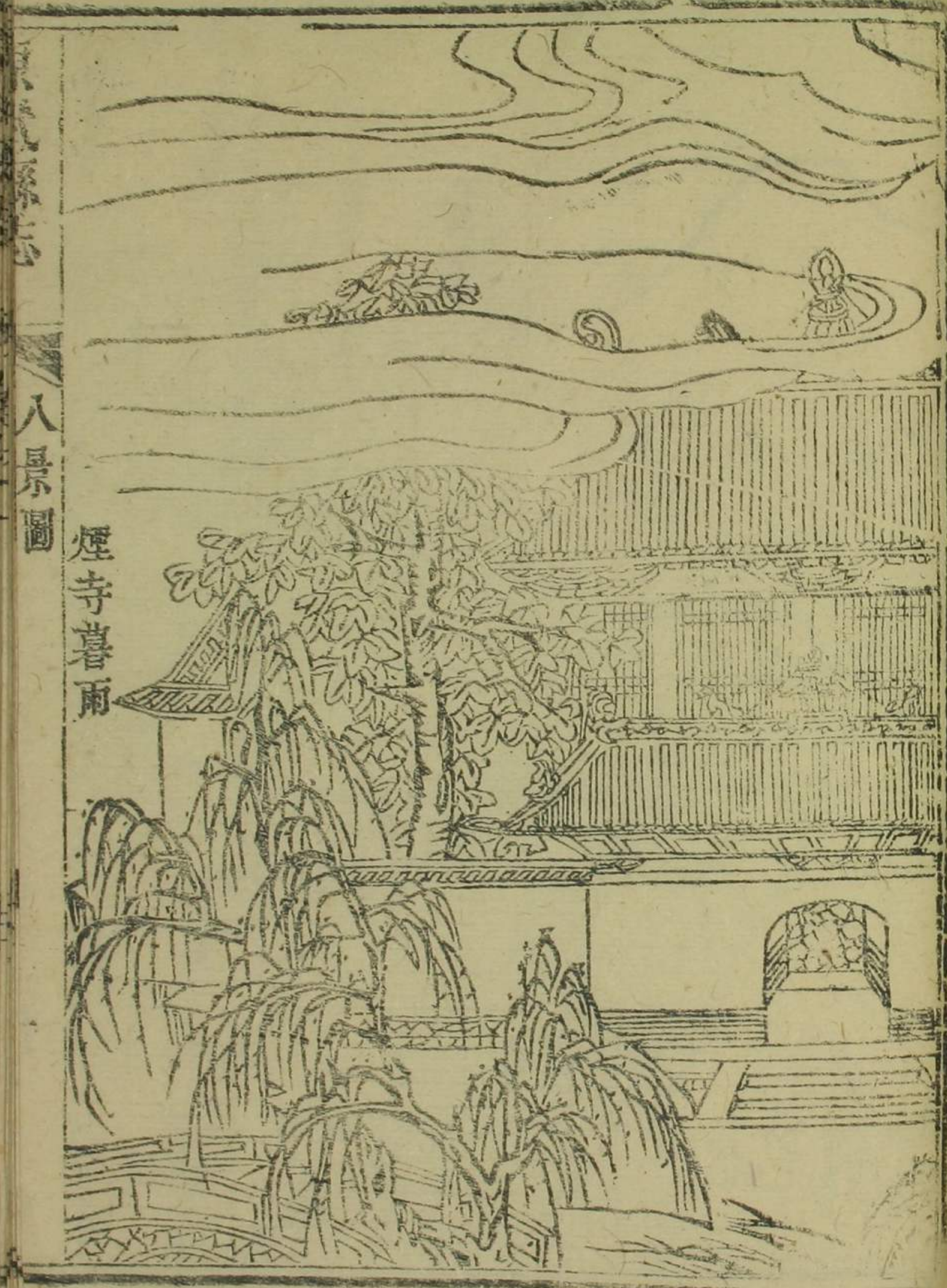
靈鵲晴沙

登高眺遠千里如在幾席而靈鵲山區

區一土阜耳且經大河漂沒何足紀雖然古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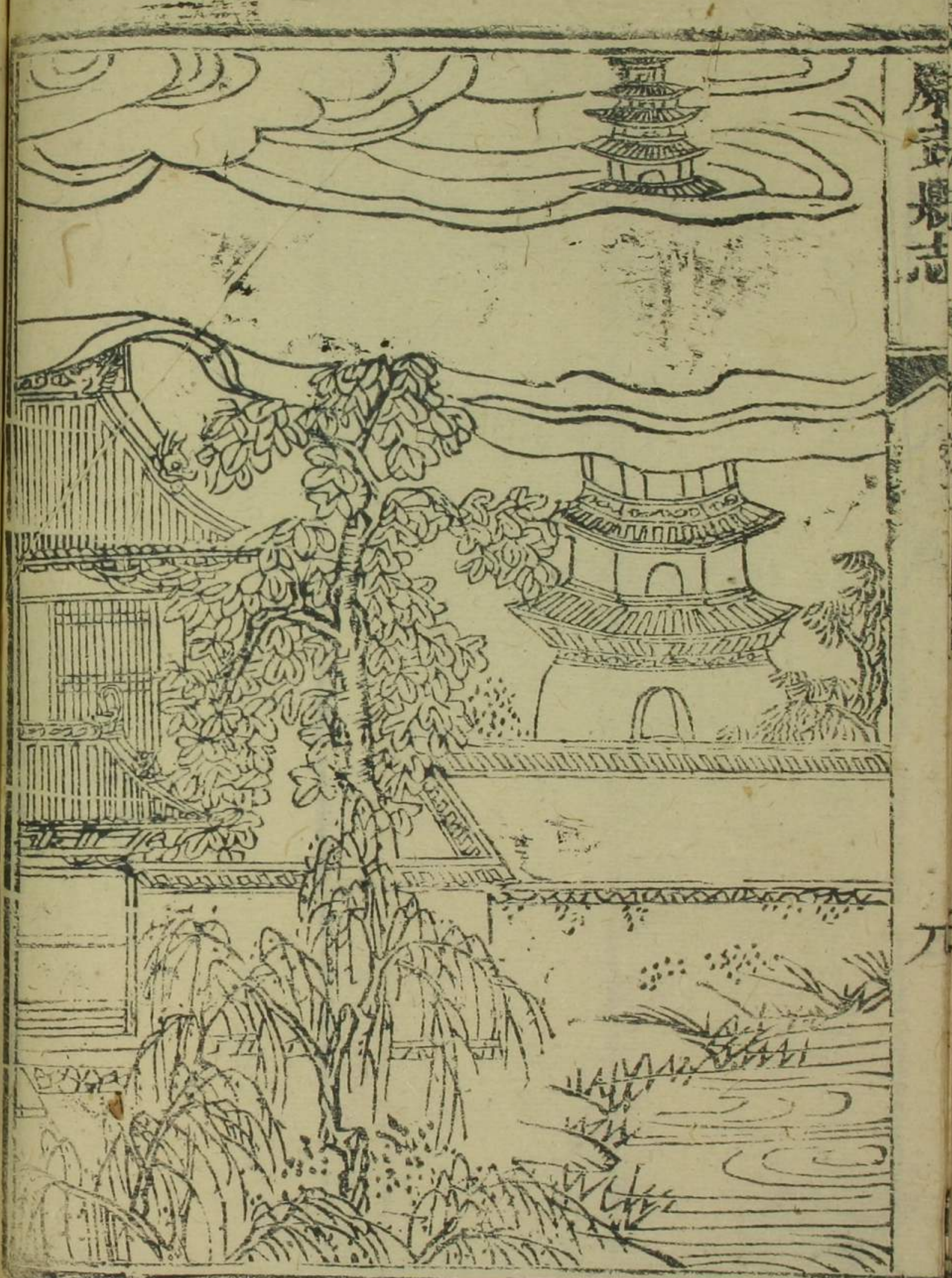
邱一壑自謂過之此地有鳥篆平沙草繡金堤鄰
僧龕塔與樹影參差交相掩映亦登臨者之一助
也又何必華嶽三峰峨眉天半始稱大觀哉

曙閣殘雪 城東偏高可百尺爲玉皇閣前祀天仙
後枕金堤閣之西復有蓮沼層氷洞若琉璃其東
南則濟涉橋也值彤雲初霽登橋一望殘雪依依
而鴛瓦之上晴光曉色歷歷可觀誌之堪供臥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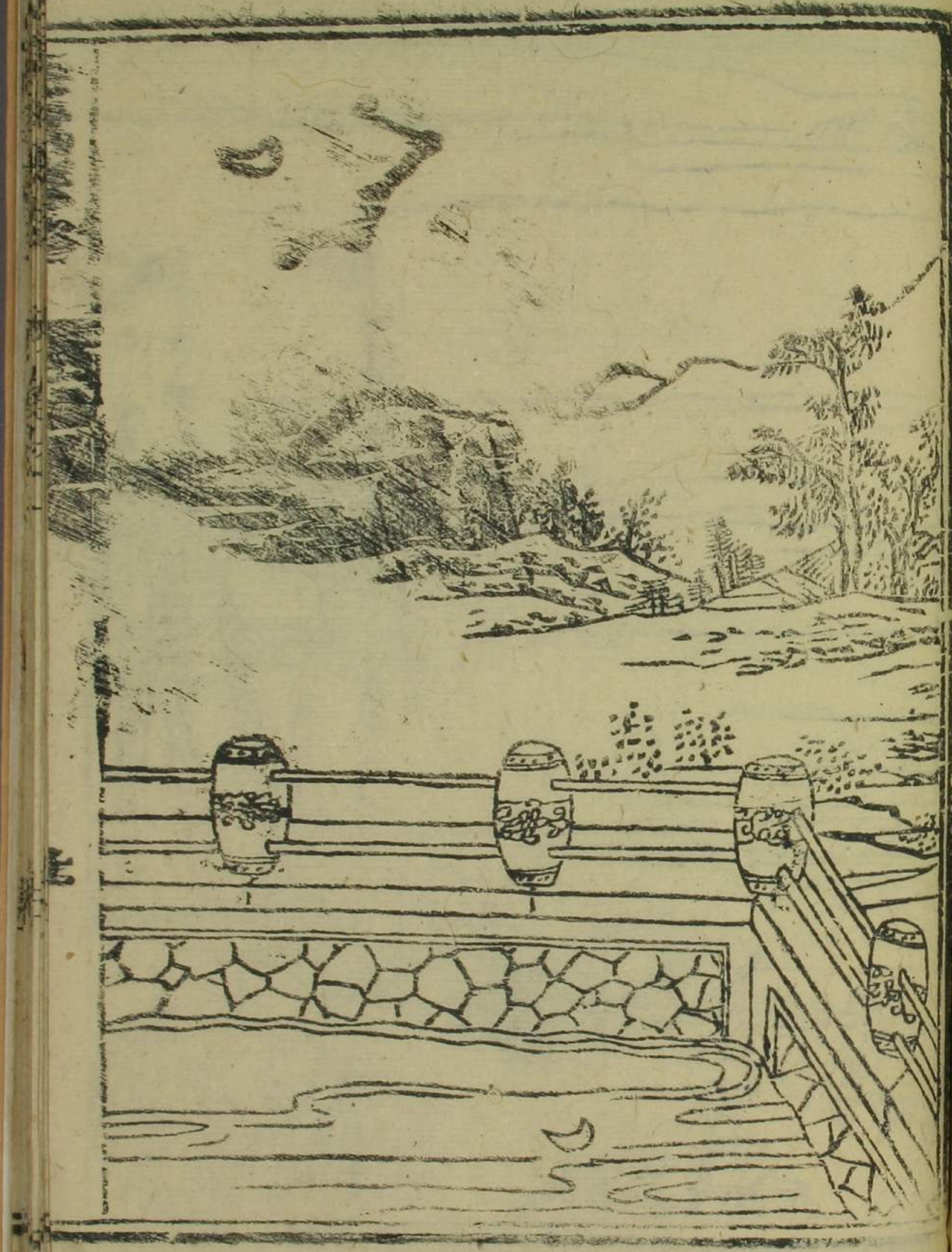
八景圖

煙寺暮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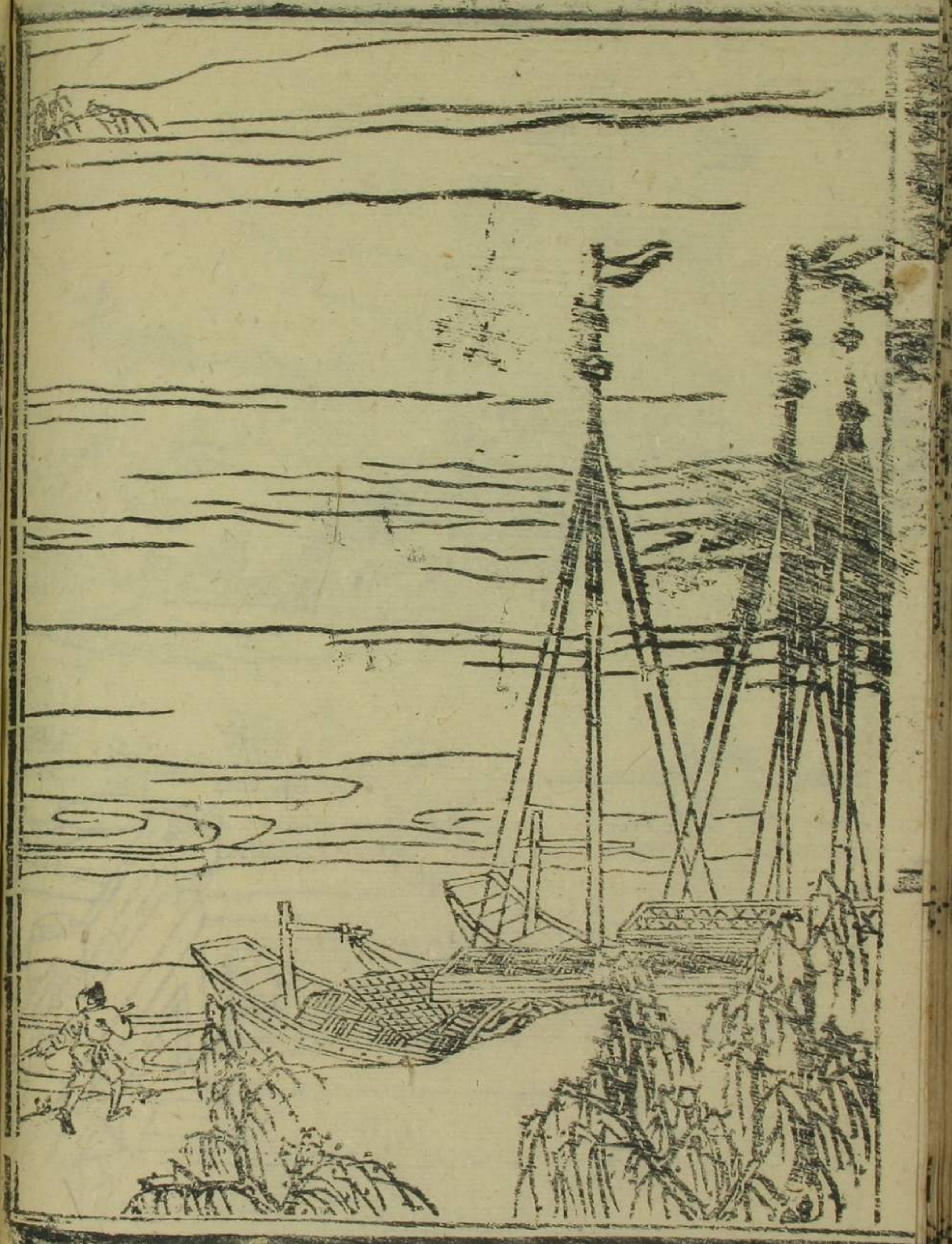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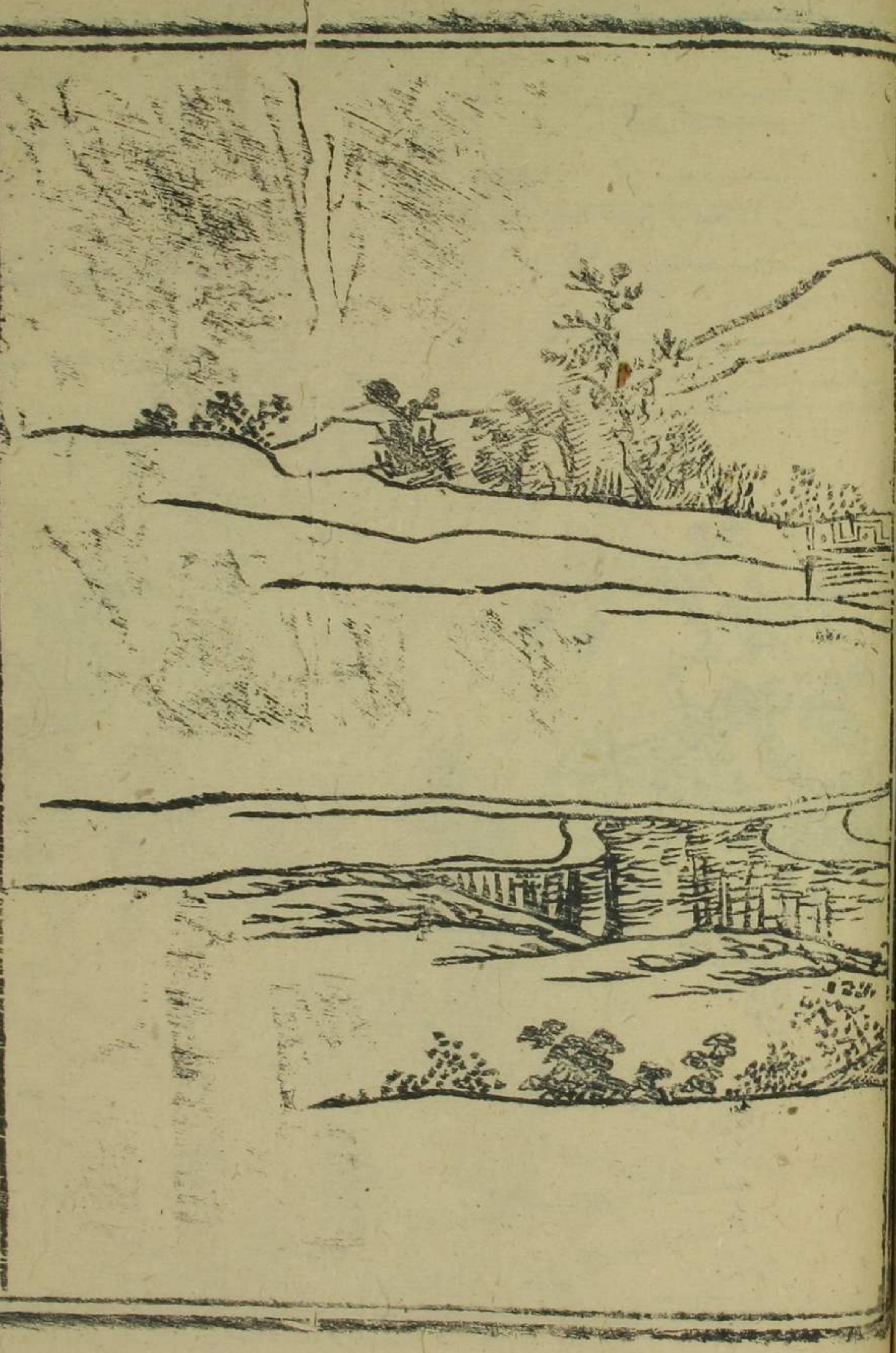
廣安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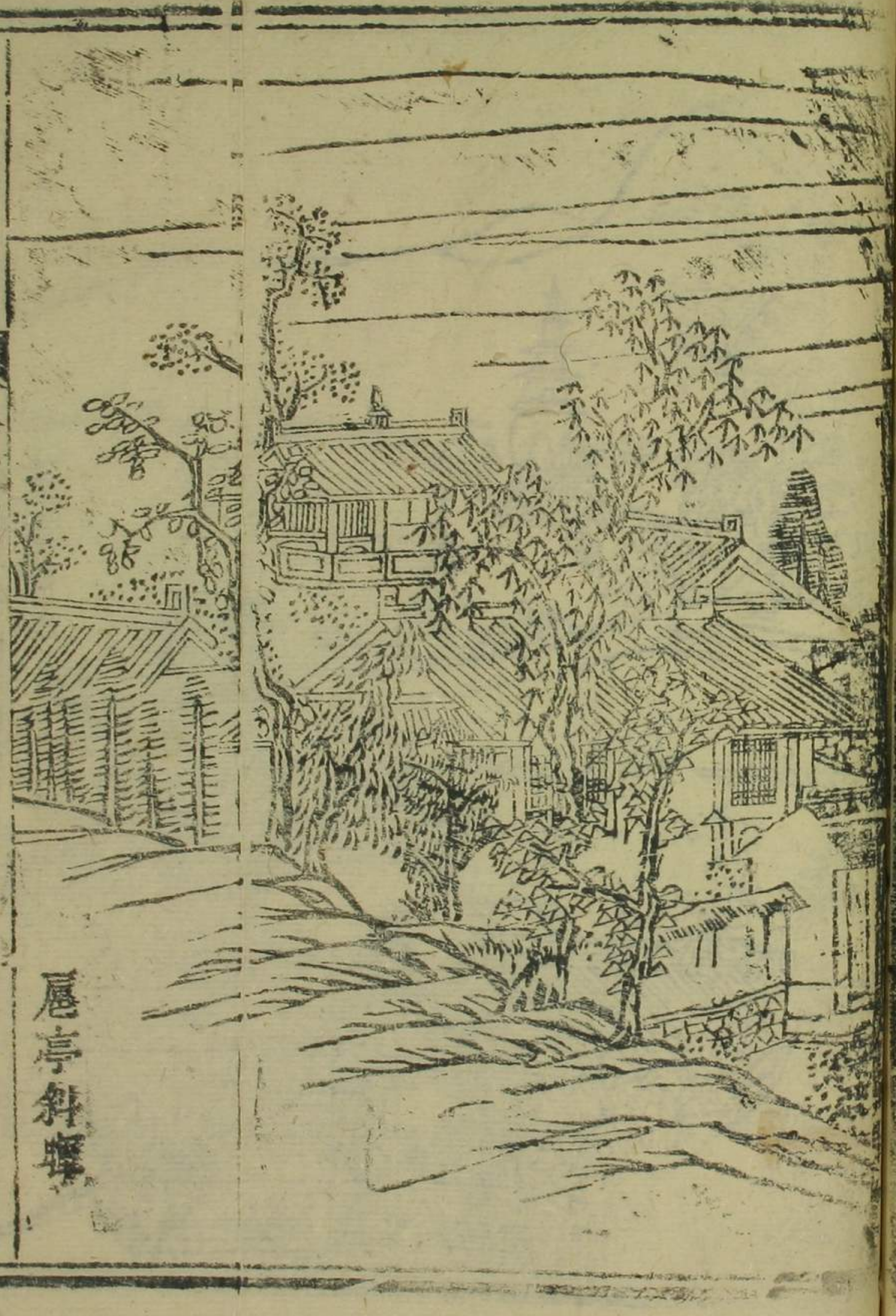
九



東武系三
八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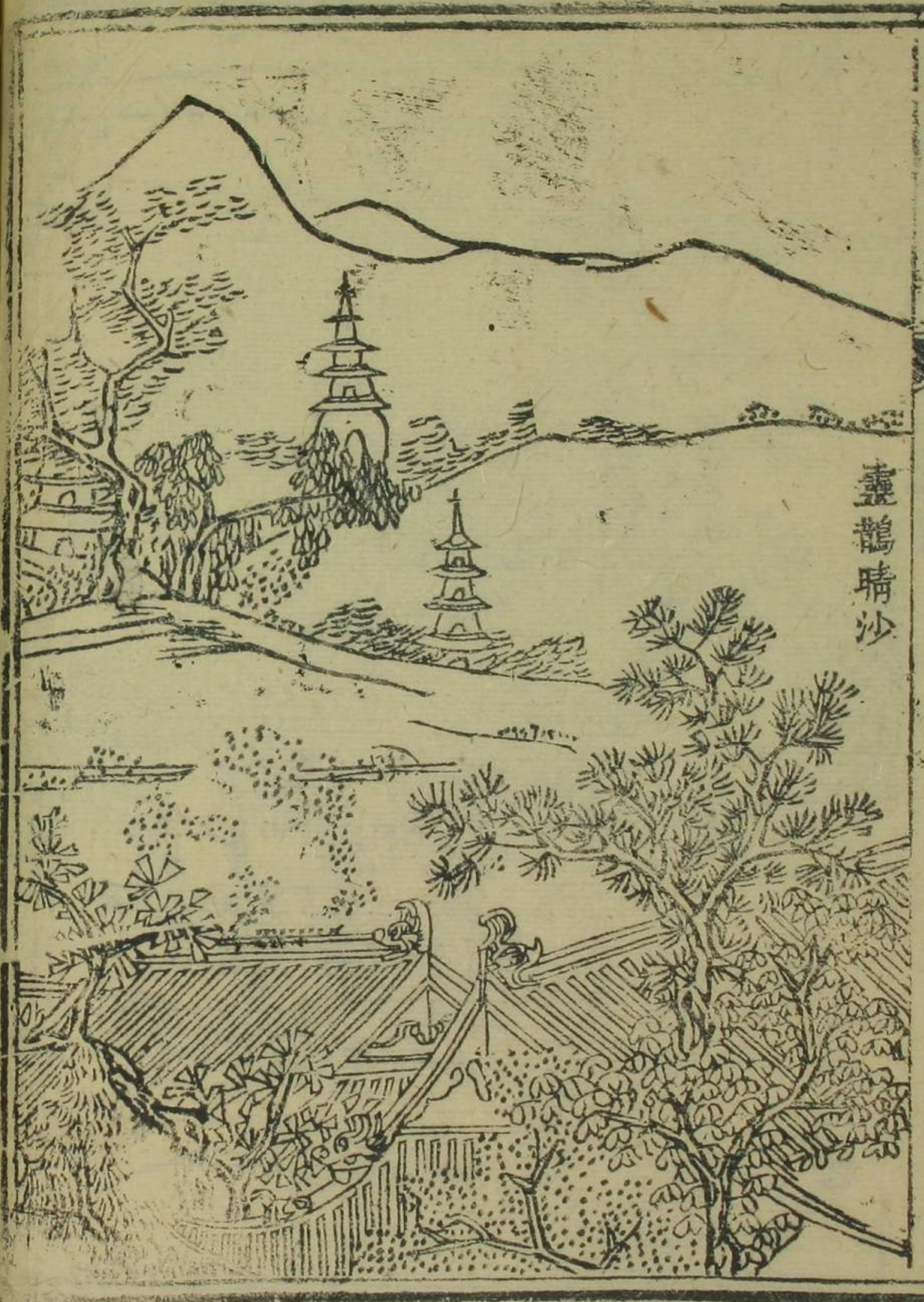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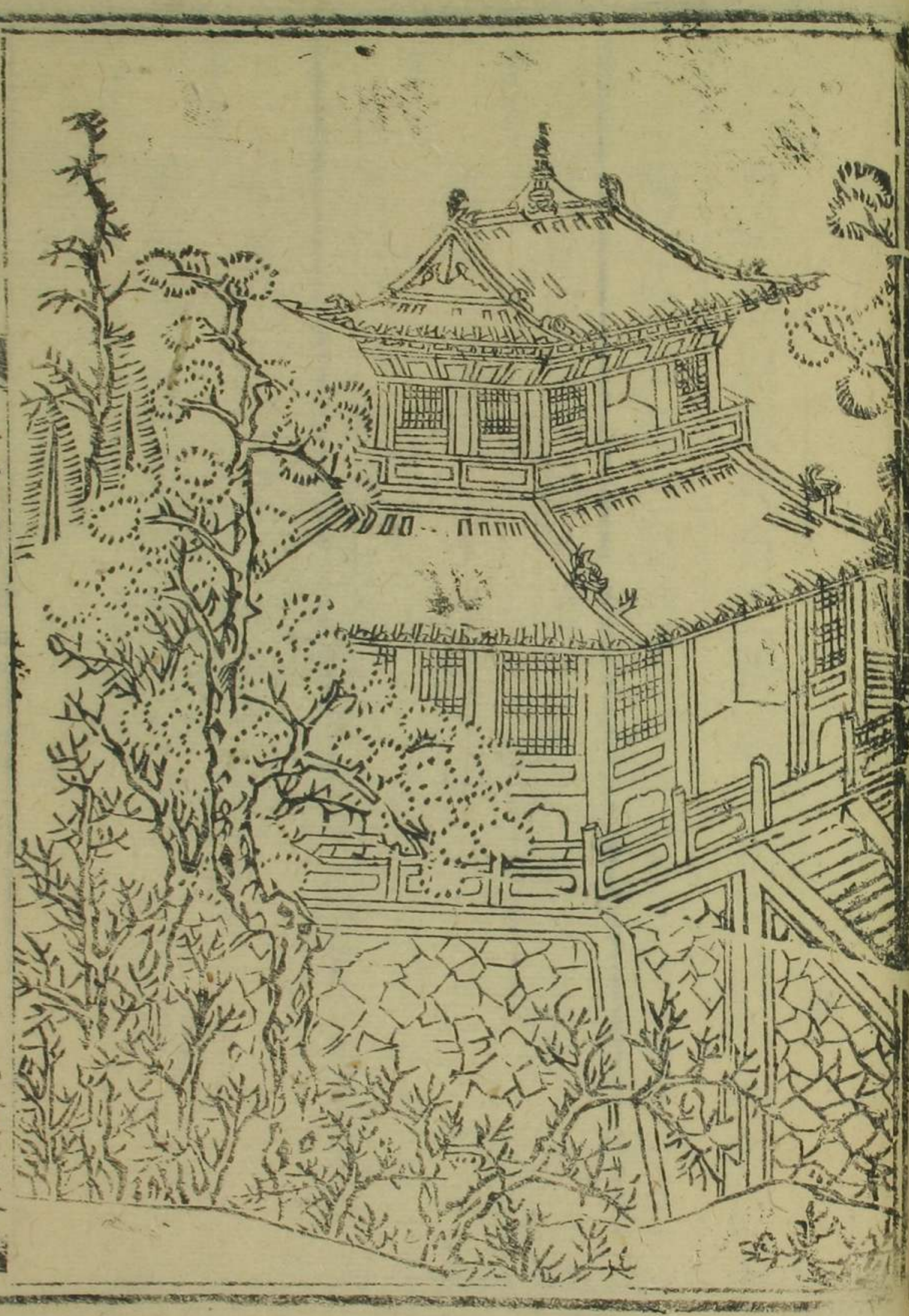




入景圖

厓亭斜輝





沿革

自有原以來代有更張或總爲豫或析爲郡邑方
附之鄭又屬之梁時省時復要亦因時勢而權宜
之耳然屬鄭屬梁道里雖近而大河限之風浪難
作赴公者終不勝跋涉之苦

本朝酌量形勢改屬懷慶徑行無阻官民便之

禹貢兗州之域

春秋爲扈地屬鄭卽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
盟處

戰國為卷城屬魏

秦屬三川郡

漢始置為原武縣與卷并治屬河南郡

東漢屬河南尹

三國魏屬河南郡

晉省

南北朝東魏孝昌中復置改屬北豫州部廣武郡

北齊省

隋復置後改縣曰原陵屬豫州部滎陽郡

唐初復名曰原武屬河南道鄭州滎陽郡

五代屬鄭州

宋熙寧五年省入滎武縣廢縣為原武鎮元祐元

年復置屬鄭州奉寧軍

金屬南京路鄭州貞祐三年改屬延州

元初廢延州以縣隸汴梁路後復為延州縣如舊

至元九年州廢復屬開封府

明屬河南布政使司開封府

皇清因之雍正二年改屬懷慶府

星野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
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註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大界
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原雖
蕞爾夫豈無主星與然欲知星先辨野原地濱河
而河道屢徙歷代統屬亦不一大抵以禹貢為準
禹貢云濟河惟兗州滎者濟之初溢於河也原望
滎西南五十里而與之南河實出於原之北則原
者鄭之鄙距兗雖千里而實其土也知為兗之士

而後星野可言矣

按保章氏疏云星土之星指北斗而言也北斗以七星主九州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則原機星主之又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宿而言也鄭分兗州角亢其分野壽星之次也則原當屬角亢二宿

爾雅云壽星角亢也郭璞註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

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

漢書地理志云

蔡邕月令章句云起軫七度至亢八度為兗州

鄭分

陳卓郡國疆次云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

漢地理志云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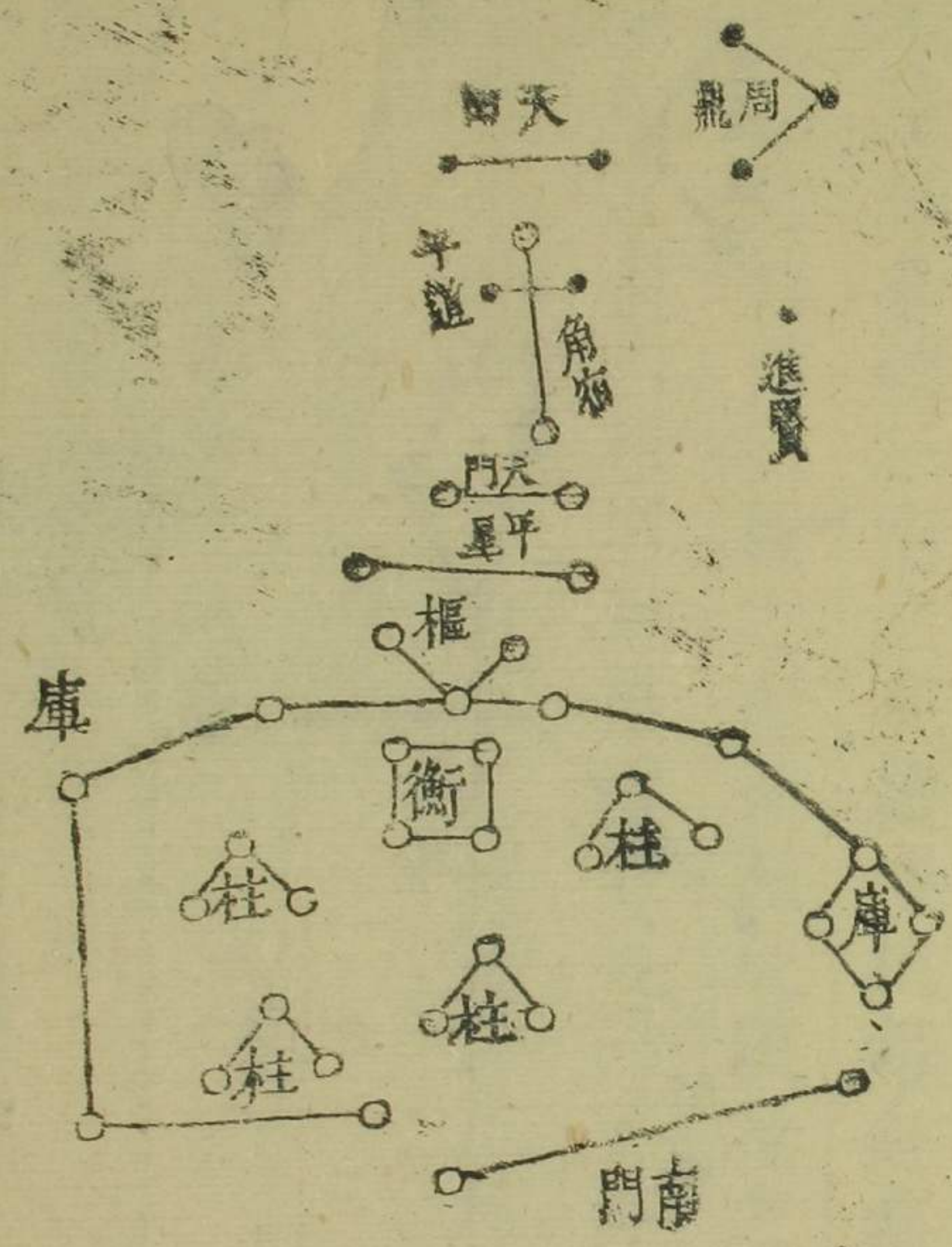
晉天文志云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

唐天文志云角亢壽星也初軫十度餘八十七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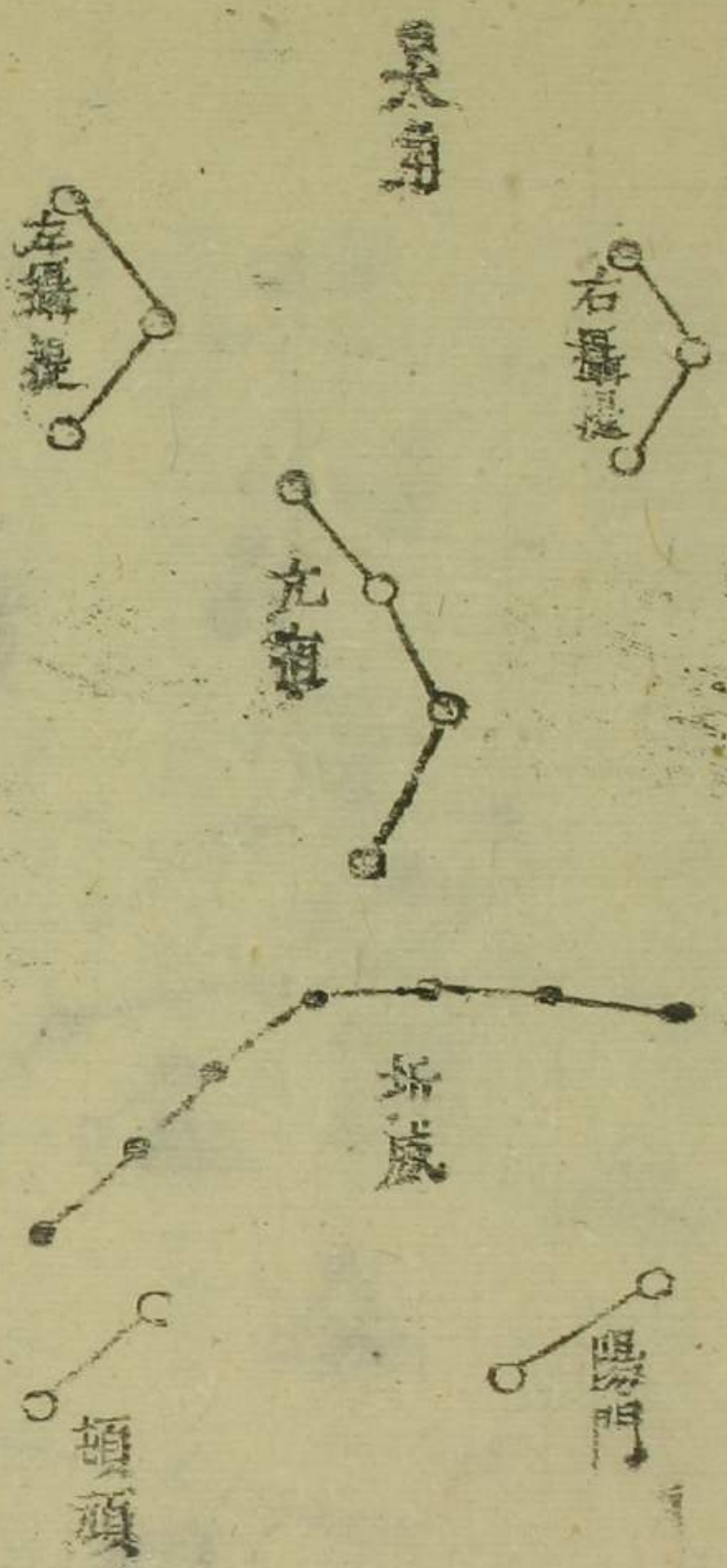
十四步中角八度終氏一度自原武管城濱河壽
 之南東至封邱陳留等處俱屬角亢壽星

歷考各史天文諸書原武為角亢之野似可無
 疑但其中所入度數不無小異及改隸郡國或
 有未經分析者惟唐志明指管城原武等處為
 壽星之野最為明確蓋後代天文之學僧一行
 獨稱精遠其著論謂分野之說郡國不足憑要
 當以山河為表識真足破千古之惑矣附識於
 此併繪星圖於左以俟精於天文者博採焉

角宿圖



卷之二 星野



疆域

原當開衛懷三府之交繡壤相錯鈐轄隔越攘竊之遁逃難詰訟牒之勾攝難完賦稅之影射難清工田之侵漁難問則疆域安可以不詳乎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疆域定而經濟出焉矣

東至陽武縣界二十里

西至滎澤縣界十八里

南至鄭州界二十里

北至新鄉縣界三十五里

東南至中牟縣界二十八里

西南至滎澤縣界二十里

東北至陽武縣界二十五里

西北至獲嘉縣界二十里

廣四十里 袤五十里

西至懷慶府一百八十里

東南渡河至省城一百二十里

東北達

京師 千五百里

山川

禹敷土必表名山大川以為一方之鎮後世倣之
析為郡縣一方一隅亦必誌其形勢原邑背黑洋
而面黃河所以表一邑也黑洋沒於河圖志尙可
考河則萬古長流往年三汛奔騰常虞泛濫方今
聖天子在上河伯效靈安瀾屢慶長堤鞏固宛若金湯
清晏可歌尙何泥濫之足云

黑洋山距縣東北二十里脉肇於鳳凰臺蜿蜒十
餘里至河濱廟入陽武縣界後沒於河

靈鷲山俗名狗脊山在北護城堤外中產粗沙俗呼爲馬牙沙後沒於河見圖考

黃河西自韓家莊入縣界東至小灘谷維東北一折入陽武縣界有圖考並見河防

五龍池在挹爽門外三官廟後明萬歷十五年知縣吉穆因禱雨謁廟閱碑文知後有五龍池遇旱祈禱每應鑿之得泉五雨大降士女感其靈築臺不兩月高三丈餘周圍百五十丈建廟於池之北池水深丈餘下有五井清澈異常大旱不竭康熙

十九年因大旱涸之一夕水滿如故雨立至康熙六十年河水淤沒雍正十年偶旱知縣吳文炳復浚出之禱雨立應其形制見圖考

黑龍潭在磁碭堤北三里許方十畝數年大旱水涸萬歷十九年六月知縣張祥命人濬之禱雨立應潭上有黑龍王廟旁有亭曰空心磁碭堤士人讀書處也

馬家渡口在張固村正南八里距縣二十里

古蹟

原雖彈丸其來也久荒墟斷碣或為會盟區或為
 戰鬪場皆歷歷不可泯滅使學士騷人悲歌慷慨
 上下千古有不能自禁者故於其見之經傳其人
 足以資景仰其言足以垂典訓者節錄其文綴於
 各古蹟之下使懷古者有所考焉

扈春秋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杜註
 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城

成公十有六年十二月公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

文子公還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犇盟於扈

按春秋南北爭霸扈爲會盟要地屢見經傳不能悉載擇其尤著足資憑弔者錄之他蹟倣此

衛雍春秋文公八年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於衛雍杜註衛雍鄭地今滎陽卷縣

踐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杜註土亦鄭地去衛雍六里其地有踐土臺今其地無考

附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衛雍作王宮於踐土鄭伯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衛雍丁未獻楚俘於王己酉

原武縣志 卷之一
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鉅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問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喧奉武叔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傳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受

也能以德政

宣公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日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

可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按杜註扈在卷縣西北衛雍卽卷縣張氏洽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顛城古衛雍也與扈相近

本朝

欽定春秋彙纂釋扈與衛雍皆云在原武西北七里蓋卽今圜廂城也今縣治南有盟山廟內祀二神相傳以爲晉文楚莊康熙年間重修蓋其地卽扈亭遺址云

又大明一統志云衛雍在滎澤西北十五里今原

在滎澤東北五十里豈東北五十里之訛耶抑建
置廢興瀕於河或各有遷移耶姑錄之以備考稽
修澤春秋成公十年鄭子然盟於修澤杜註滎陽
卷縣東有修武亭今其地無考

附左氏成公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
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
之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十年四月鄭人立
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
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晉會諸侯伐鄭

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於修澤子駟爲質辛巳

伯歸

原圃左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水經
云濟水東經原武故城註云春秋之原圃也穆天
子傳云亦王莽之原桓矣其地今失考

卷城史記秦客卿胡傷攻魏卷取之始皇三年麋
公將卒攻卷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
北水經注云陰溝受水於大河故瀆東南經卷縣

城南

按舊志云縣西北七里許圜廂城爲古卷縣而明
史景泰三年黃河南徙原武數被衝決治城淪沒
四月詔遷原武縣以避水患乃查古卷縣址去舊
治十餘里地頗高故遷之則似今治城卽古卷縣
舊址而明初縣丞江忠所修之城又別無遺跡可
尋竊疑邑志修於萬歷年間去景泰不過百年遷
城大舉寧無記載之文况徽塔龍池又皆宋元以
前之舊迹可憑及觀陳左丞墓表云墓在原武縣
東南之三里許於今治陷合疑團乃米釋矣明中

所載或議遷而不果抑或避水暫遷水退復還舊
治耳

又卷城一名武卷見班昭東征賦

安城史記魏世家秦拔我安城又無忌謂魏王曰
使道安城括地志云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
十里時屬魏續通志云卷縣東南有安城周時所
築明初置安城縣後廢縣爲安城驛正統年間廢
卽今胡村舖今縣有安城里

附史記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

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此天下之所識也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亾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非魏無攻已秦有鄭地得垣顛與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亾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通韓上黨於其甯使道安城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大梁河內必安矣

垣雍見史記魏世家語詳前安城志下司馬彪云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正義曰雍於用反又名垣顛卷縣所理在鄭州原武西北七里徐廣云垣雍城在卷縣時屬魏也後爲韓所得見國策東漢郡國志卷縣有垣雍城杜預註云卽古衡雍

附國策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

平之下面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長城按徐廣註垣雍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又東漢郡國志卷有長城註云史記蘇秦說襄王曰大王之地西有長城之界卽此縣今有長城里

蒙城史記秦莊襄王元年蒙驁取成臯滎陽初置三川郡於此東魏置廣武郡今縣西七里有蒙城村卽蒙驁築城處

臧公壘東漢建武十五年妖賊單于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詔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時方十六歲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徂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

之卽勅官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接原武斬臣鎮
等今其地失考

婁公采邑卽婁米店長壽元年封原武縣男食采
於此

瑋瓏塔在東門外善護寺東宋宗崇寧四年
國朝知縣張瑋重修

原武王府明周簡王子安懿王子瑋封此今縣北
二十里有王府莊

鳳凰臺在縣北二十里小金堤上界連黑洋山

